

贈閱

15

復蘇

本期目次

吸收利用陷區游資的先決問題(社論)

論著

戰後中國的兩大課題

準備復員與蘇政重心

戰時江蘇財政金融與吸收游資途徑

吸收及利用陷區游資的困難

救救陷區途途羔羊般的資金

如何使內移游資集中生產

專頁：江蘇旅渝同鄉會新建會所落成典禮

特載

陷區素描
江南陷區聞見記

松開連載
傀儡內幕(四)

從陷區到後方
蘇北五年(三)
後方江蘇同鄉機構之動態

復蘇茶座
官標經
略詳乘齋隨筆
丙一的失蹤

復蘇信箱
關於等特注員答復的懷疑和航線(下)
怎樣突破悲慘造成的痛苦氛圍

連載小說：今承辦(三)

孫 樞

王 知 白

陳 威 爾

賈 士 毅

楊 蔭 溥

徐 子 為

薛 明 劍 等

徐 挺

不 肖

薛 明 超

之 官

小 放

惠 乙

太 放

劉 敬 德 等

陸 更 履

宛 在



江蘇旅渝同鄉會啓事

(一)本會七星崗新建會所業已落成茲訂於七月十日下午二時舉行落成典禮同日四時舉行遙祭鄉先哲先烈典禮敬希同鄉蒞臨參加恕不分柬如承惠贈紀念物品請以適合應用者爲主并希鑄書姓名以留紀念(二)本會爲紀念會所落成並酬謝諸同鄉熱心贊助起見特請恒社重慶分社平劇組暨旅渝名票公演平劇茲將劇目披露於后：

江蘇旅渝同鄉會所落成典禮平劇公演

七月十日(星期一)

七月十一日(星期二)

七月十二日(星期三)

七月十三日(星期四)

七月十四日(星期五)

御菓園	北湖州	探陰山	草關橋	武家坡
劉乾初君	周志斌君	俞守振君	郭大中君	姚君喻君
李聲叔君	俞守振君	劉乾初君	周志斌君	張裕良君
楊富榮君	楊富榮君	陳覺民君	陳覺民君	張裕良君
趙錦伯君	趙錦伯君	趙錦伯君	趙錦伯君	趙錦伯君
丁英奇君	丁英奇君	丁英奇君	丁英奇君	丁英奇君
劉笑天君	劉笑天君	劉笑天君	劉笑天君	劉笑天君
王震歐君	王震歐君	王震歐君	王震歐君	王震歐君
俞守振君	俞守振君	俞守振君	俞守振君	俞守振君
陶善庭君	陶善庭君	陶善庭君	陶善庭君	陶善庭君
趙錦懷君	趙錦懷君	趙錦懷君	趙錦懷君	趙錦懷君

每時七時半 會本崗星七點

社論

吸收利用陷區游資的先決問題

孫 棣

要談怎樣吸收利用游資，的確一定要把什麼是游資，它是怎樣產生的，先弄個清楚。關於這兩點，時賢早有很透澈的解釋；就是賈果伯廳長為本刊撰寫的專文，和楊蔭溥先生在第四次復蘇月會的講詞，也都說得很明白。楊先生說：「對游資比較好的說法，是沒有投資對象，找不到出路的閒散資金；看得很壞的另種說法，游資根本不想找什麼投資對象，它只在想找最容易而最優厚的利潤，所以它是一種並不在正常的生產方面發生作用，而只想意外方面投機取利的餘剩資金」。賈廳長也說：「游資的形態，並不確定，它是隨時浮動的；而它的本質是不生產的，或是脫離了生產的資本」。這些解釋，都很正確；「既不確定，隨時浮動，是說游資一般存在的狀態；僅僅「脫離生產」，自然還有回到生產的可能，其意義相當於「沒有投資對象，找不到出路」，是一種比較好的說法；「不生產」也便包括「不想找投資對象，並不在生產方面發生正常作用」的意義，是比較壞的說法。我們綜合了這些解釋，可以理解：如果楊先生所說的兩種說法的間散（或游蕩）資金，事實上都存在，游資可能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解釋。廣義的解釋，就是包括楊先生說的比較好，或看得很壞的兩種閒散資金；不想找投資對象，而只想投機的游蕩資金，固然是游資；暫時脫離了生產，找不到出路的資金，也可以姑且算它是游資。狹義的解釋，便僅指看得很壞的說法，專指那種不想找投資對象，並不在正常的生產方面發生作用，而只想在意外方面投機取利的游蕩資金。

關於游資產生的原因，賈廳長說：「多半由於時局不安，不願將手頭的資本固定化或長期化」，這話也十分扼要。所謂「時局不安」，包括了軍事、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原因；而經濟的原因，又多半由於軍事、政治的原因所引起。總之社會上有不利或社會資本固定化或長期化的情況存在，游資才會產生。經濟生產事業的資金，必需固定化或長期化；而操奇計贏的商業，比較富於投機性，有向投機及浮動高度發展的可能；所以社會上有不利或社會資本固定化或長期化的情況存在，其意義便等於威脅生產事業的發展，助長商業投機的猖獗。資金像一個人一樣，它不

是生而樂於閒散，或不可救藥的滯澀的；它的所以由閒散而逐漸陷於不可救藥的游蕩，是由於環境的誘惑或陶冶。就是最壞看法的不可救藥的游蕩資金，它也決不是一開始就會有那種不生產的惡性；它或者在最初，也會企望或嘗試過投入生產方面，（雖然不一定這樣，但有部分的游資，在開始時可能經過這階段）結果覺得此路不通，便轉移到商業投資方面去；等到一嘗到商業投機的好味道，它自然迷戀不捨地，不願意再回到比較束縛固定的生產方面去。所以，不利資本固定化或長期化威脅生產的情況，如果存在而且逐漸發展，惡性的游蕩資金，既無法吸收利用，即比較沒有惡性的閒散資金，也會變為惡性的游蕩；甚至原來固定於生產方面的資金，也可能逐漸脫離了生產而趨於游蕩。

薛明劍先生在第四次復蘇月會上說的，商業投機威脅了生產事業的情形，可稱痛切極了！他說：「生產界最近流行一句口頭禪，叫作：『人不睡，勸人開』；他又說：『抱着阿Q精神，才能在目前的環境下，把工廠繼續開下去』。這就是就生產界所遭的

感覺方面說。如果在客觀方面觀察：我以為不但商業投資倒閉了生產事業，而且從事商業投資的資金，正在逐漸地淹沒、吞噬、或吸收、同化生產資本。少數小生產者，因為經營不列，關掉了工廠，從事商業投資，在目前固已有其例；而帶了工廠作掩護，從事商業性的操奇計贏，也不乏其人；即是確實在生產部門苦撐着的工廠，我們也時常可以聽到說，其廠在去年贏餘了若干，或還比較地不虧本；但它的所以贏餘或不虧本，是在原料上賺了一部分錢；單就生產方面說，它實在虧了很大的本。這種情形說明着：不但有一部分生產資本，正在被生產；即是沒有脫離生產的資本，還需多少靠着商業化的經營，才能繼續支撐下去。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薛先生所說的：「試問資金怎麼能不游？已游的資金，又怎麼肯轉移到生產方面去？」「後方的游資沒法轉移到生產方面去，由陷區內移的資金，希望也不游，同樣也一定是沒有辦法的。」這些話便成爲必然的結果。

所以，討論吸收利用陷區游資問題，是和獨攬後方的游資如何處理，是有着十分密切的聯帶關係的。如要我們沒法把充斥後方的游資吸收於生產，必然更沒法利用陷區游資於生產；如果後方的游資正在吞噬着生產，陷區的游資內移到後方，也必然無資不游，而將加速地吞噬着生產。這樣地說來，解決後方的游資問題，便成爲吸收利用內移游資的先決問題。如果沒法解決後方的游資問題，不但對陷區游資談不上積極地吸收利用，爲了避免弊害起見，只有消極地防止擴源。

但我們對陷區游資內移防止得了，擋得了一麼？徐子爲先生告訴我們：「在事實上防止不了，擋不住的。而且他又提出一個懇切而動人的口號，呼籲後方人士：『救救陷區迷途羔羊般的喪家之資！』同時，在後方生產部門，也似乎很需要藉陷區資金的內流，增加些新血液；這更使得我們在道義上，以及需要上，都感覺不但不該防止，不該擋駕，而且必需歡迎接納，在適宜的安排之下，予以吸收利用。

這的確是一個大矛盾！政府及後方人士目前的任務，便在一條道路，解決這矛盾。解決這矛盾的進路，就原則說，很簡單：只須矯正目前這種商業投資吞噬生產的病症，使轉變成爲生產部門有順利吸收商業資金的可能。談方法，自然千頭萬緒；買應長列舉的若干項，固然都是治療游資猖獗的良藥；而薛先生所舉憲政會議的結論，認爲政府對經濟設施不一貫，實在也是一箇主要病根。如果這病根不能有效地除掉，雖有獎勵資金內移從事生產的法令，優厚得到得像民國三十年行政院通過的辦法那樣，也不會獲得多大效果的！

劉風說：「資金如水之就下，它追求着兩種目標：一是安全，一是利潤」；賈龍長也說：「游資具有二個特性，一是追逐最高的利潤；一是尋求安全的處所」。現在陷區的資金，既在內流，或企望着內流，這是說明了大家都信仰後方比陷區安全，象徵着我們對軍事和政治前途的勝利，所剩的便是一個利潤問題。假定在利潤方面，我們能在事實上，造成一種合理而有效的誘導游資走入生產部門的局面，這問題的全盤解決，是不難的。但這自然不完全是政府的事，政府固然該在這原則下一貫地多方地作切合事實的各種有效措施，民衆如何推動游資，必然也該負起一部分不能諉卸的職責。

歸總起來說：陷區游資不但需要，而且應該吸收利用；但獨攬後方的游資，如果沒法吸收利用，陷區游資的內流，只有增加後方經濟的病症，絕對談不上吸收利用。換句話說，後方的游資正在吞噬着生產，在這種現象未改善前，陷區游資的流入，只有加強了吞噬生產的力量，於後方必然弊多利少；但陷區游資的流入既不可能阻止，而且不該阻止，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不容再改善後方游資吞噬生產的現象；改善了這病象，才可吸收利用後方游資，同時自然也同樣可以很自然地吸收利用陷區內移的游資；這是我們對於如何吸收利用陷區游資問題的認識。

論著

戰後中國的兩個課題

王知白

——社會救濟與復興農村

(一)

「盟軍今夏作戰獲勝後，成爲自由集團目標的整個勝利，屆時可能隨之以俱來」。這是英首相邱吉爾六月八日的預言。當然，預言和事實並不一定合拍，我們也決不能把預言當做可以完全兌現的支票。但歐洲的第二戰場既開闢成功，美軍又在倭寇海上長城最後一堡壘的萊班登陸，馬利亞納菲律賓密間海空大戰的結果，更決定了倭寇進退失據的命運，同時中印公路隨着中美英印聯軍的勝利進軍又行將開通，則我們縱不能在今年的夏天迎接勝利，而勝利到來之期，便也必然不至更遠於明年的冬天。這一來，如何進行復員的準備，便成爲我們當前的主要課題。

我們的復員問題，既遠較其他各國爲複雜，復員所必備的條件，又遠較其他各國爲缺乏，故其復員當時所遭遇的困難，當然都是不很小的困難。因此，我們必須在事前儘量提出問題，研究其解決的方法，並且要儘可能範圍，從事於事前的布置。

復員範圍初不外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的幾類，但縱不止於這幾類，也已夠得我們全國上下的搔首踟躕。譬如：軍事的復員，問題便不很簡單。我們一方面要開始建設足以自衛並且足以保衛亞洲和平的國防，另一方面要爲從戰場退下的軍人尋覓適當的就業機會，這件事所需要的物力財力和專家的技術

，便幾乎非戰爭停止後三五年間的我們所能應付。還有一點：我們的軍事復員，非和經濟的復興併爲一談不可，不能單作軍事復員的打算而置經濟復興問題於另一範疇。因爲我們是在戰時受到慘烈破壞的一個國家，同時又是不曾工業化的經濟落後的國家，今後積極的國防建設，固必以能夠助長戰後經濟復興爲條件，今後積極的軍事復員，也必以不妨害當前的經濟建設爲依歸，這一來，我們的軍事復員，必須能與經濟復興的要求相配合，然後才算適當的方案。去年設計局在討論本問題時，主張用復員的軍隊去開發我們的邊疆，其次則爲利用退伍的兵士來充實地方的警衛力。此外各學術團體的座談會中，更一致主張復員計劃與經濟建設的合一化，務使消極的軍事復員轉成積極的經濟復興。可是，考慮極極縝密，事實的困難却依然存在：第一，軍事一經停止，大部分軍隊必須立即復員，而復興經濟的任何措施却都必須經過相當的時間，這中間，復員與就業，不得不有一時的宣告脫節。第二，我們的建軍工作，即在戰後亦須繼續進行，故在復員之際，優秀將士依然要在國防軍中服役，或在國防工業中服役，被剔除的一部分，大體上都是沒有特長的分員，這些沒有特長的分員，除農工之外，一時將無法插進經濟建設的部門；故今姑無論復員之際，我們所將着手的經濟建設，需有相當時間方能進行，必在經濟建設進行到達一定階段，方能賦予退伍軍人一定的職業

，縱令我們的經濟建設，能於炮聲停止的一刹那，按照預定計劃進行，而絕無一技之長的退伍軍人，亦必被撥於經濟建設各部門的門外，結果爲人擇事和爲事擇人的兩者之間，將依然不能配合無間。第三，縱再假定，一部退伍軍人可送到邊疆，從事農業，但如何供給他們的住宅，不是沒有問題，如果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則所謂邊疆屯墾，就也只是紙上的空中樓閣。第四，把一部分沒有特長的退伍軍人，充當地方武力的自衛團，雖比較適宜，但退伍軍人的數量如果太大，便也不應普遍安插。以上所述，還不過軍事復員的一端，已有許多事實的困難，何況我們所面對的遠慮，決不止於軍事復員的一端，更有待我們討論的問題實有千頭萬緒之慮呢？

(三)

現在我們且姑不談如何促進戰後中國工業化等等在文字上成爲動人辭句的問題，先就普通社會救濟問題一談，也就夠得我們頭痛。社會部去年曾發表若干估計的數字，表稱經過六年戰爭的破壞，失去適當住宅的人民數，約爲四千六百八十八萬九千四百六十一人，九百三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戶，其中無力自建者，以半數計，爲二千三百四十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人，四百六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戶。如果由國家來興建這些人所需要的住宅，即需建造住宅一千一百七十二萬二千三百五十所。

其次，截至去年爲止，曾由政府救濟的老弱殘廢，計十四歲以下兒童和嬰兒一千零五十萬人；六十歲以上老人一百六十八萬人，殘廢者計二百三十三萬人。其中仍須繼續救濟者三百零八萬人。將來收復區中，老弱殘廢約八千一百二十萬人。其中必須救濟者，至少有一千二百二十八萬人。總計後方及收復區，有一千五百二十六萬的老弱殘廢者，等待戰時的政府救濟。

戰爭一旦停止，戰時和平時的社會，自然有一個時期脫節，於是工人失業的問題，便又必需加以處理。據估計目前全國工人

數約爲二千一百零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人，假若失業率爲百分之二十，便有失業者四百二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人。這四百二十一萬餘失業者的救濟問題，和退伍軍人的安置問題，差不多是一樣的重大。

戰後無一都市的工商業，無一鄉村的農家，不需要轉瞬的資金，故合作資金的貸款，實繁榮都帶蘇蘇農村之所必需，據去年各有關機關的估計，至少要貸出三十萬萬元，今則時間又隔二年，都市和農村的疲憊，既更甚於過去，而物價日高，幣值日降，恐怕就是十萬萬元也未必足敷分配了。

此外，據外部和商務委員會的估計，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從南洋逃難回國的華僑，約一百三十萬人，戰後須資送回南洋者生者約八十萬人。這八十萬人的川旅費以及救濟費，豈不也是一筆很大的數字？

專就社會救濟一問題來考察，已不知須付出多少的代價才可以算得適當的安排，其他就更可想而知。

一直交通機關的人員，告罄者，復員兩個字，寫得容易做時難。現在許多期待勝利的人們，都以為倭寇如果明滅無條件投降，我們後天便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但事實上交通工具如果不能增加，流亡川中的人口，至少須費十八個月的時間，才能夠全部撤出。然則復員其難於四川而說而已，實際上東南西北各省市流落在四川的人口，出了四川之後，還須在經過的省市逗留，若其所經過的西南各省市交通，也有同樣的困難，則其全部回到東南或西北各省市所需的時間，也許會在兩年以上。連一般人的還鄉，需要這許多時間，更何論於一種有理想有計劃富有建設性的經濟復員！這種說法，固然是過於謹慎，但我們却可以由此得到一個關於復員問題的輪廓，知道復員這件事，是更較戰時的動員爲艱鉅。如果，舉國上下事前毫無布置，則屆時我們勢將遭遇更較戰時難以應付的問題。

我們既知道戰後的復員工作更較戰時的動員爲艱鉅，便應在

事前雖外道使最得滿意。

不容自備其協助的責任。除却以遠大理想為出發點的軍事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教育文化的復員工作，應由政府主持之外，其各有所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則非社會人士共同努力決不能收比比較良好的結果。事實昭示我們，像美國那樣當甲世界國家的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之後，為了進行各有所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曾費去十五年的時間，直到一九三三年才解決百分之七十的復員。美國不僅僅有金元而已，連擁有四十三萬哩的鐵道，半萬噸以上的船隻；其社會事業的發展，更爲其他國家所望塵莫及。並且當年美國國土上面還不曾中過一顆德國的炮彈，絕無破壞可言，然以五十年以上之時間，其復員的進度，需時尚如此之久，那我們將來復員的進度，豈能比美國更速？這在工農的時代，尤爲在頭等鐵道及二萬哩以內海內，或船不及五十萬噸，八戰前請約四十年之久，戰事又在國內進行七年之久，遭受破壞的城鎮而數逾一千，鄉村更以萬計，戰事停止之後，到處都是急待重建的廢墟，在這些廢墟裏進行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幾乎等於從零一塊原始的土壤，像這樣艱鉅的工作，如果不是上自政府下至社會人士，戮力同心，共同動作，有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其需時恐將更較上次美國的十五倍爲久，而戰後一部分人民的痛苦，便也必然更甚於戰時。因此，筆者希望社會人士對於這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工作，能作一種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的布置，務使將來復員之際，政府的救濟有所未周，等待救濟的人們也能得到一種救濟於無的救濟。

現在若干關心復員問題人士，對於淪陷區的工商業復員，交通事業及教育事業的復員，接收臺灣、東四省、澎湖列島的技術問題，雖均加以深切的注意，但對於上述各有所社會經濟性質的復

則則往往置於備論之地位，這是一條很大的錯誤。我們必須知道，據家可歸納的四千六百八十八萬人的數字，是等於聯備英倫三島的人口；若弱廢待換的加口一千五百二十萬，也約等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兩國人口的總和；失業者四百二十萬，等於古巴三倍人口；逃難回國的難僑一百五十萬，更較俄國的總西蘭人旺爲多。任何階級都不會比如何難濟這太難難民失業者和歸僑的困難更大，任何階級有勇的政府也不難單獨解決這問題的責任。我們不該各有所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問題，如果談到這一問題，那我們便必須考慮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運用社會力量來協助政府，以求救濟性復員之徹底解決。

關於這一點，筆者想，如果社會團體爲救濟性的復員而動員，雖然是一項很大的力量。這裏所指的社會團體，當然包括同鄉會、青年會、農工商會及同業公會及慈善社團在內。這些社團過去在社會互助這一點上，都有過着艱苦的貢獻，所以組織健全，支持得真內同胞會熱心。這固且不管，在重慶的社會團體，就具有救濟失業災民的本質。查這流落渝市難民兩萬餘人，只要稍具江西、江蘇、會館對面的呼聲，必加以同情考慮，予以立時的援助；因此，在重慶，我倘使發覺我不再急得救助而善於呼籲無門的江西人。一個組織得好，其持得人的同鄉會，在救濟工作中尚能發揮如此偉大的力量，則假如其他各有所團體，都能盡力於救濟工作，其力量豈不更偉大？這復新其性質的團體，也應儘量發揮同鄉會一樣，對於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工作，其力量是多麼充沛。用這樣充沛的力量來支持各有所社會經濟性質的復員工作，那就不僅力量比政府大得多，並且要比政府進行的速度快得多。我們感後，若有救濟性的復員工作，便也不難迎刃而解了。

當然，一旦勝利來臨，我們政府必有一統籌兼顧的救濟辦法，國際救濟機構對於我們這些遭受戰禍破壞的國家也必予以若干的助力。可是，西洋之水，對於淪陷區，並不能發生救急的效力，並且這救濟事務的維持與發展，更不應完全從天上下降，和着偶然降臨

，世界性的物資恐慌決非一朝一夕的和平空氣所能治療，政府統籌全局的救濟辦法，固不外增加國庫發行額予急待救濟者以金錢的援助，則更不可靠；一則戰禍廣被，災區遼闊，援助無集中的可能，散漫不集中的零星援助，絕對不足以應戰後中國的需要，二則援助必經會議決定，又必須待運輸，事實上少量的藥品救濟之外其他皆不足應急。事實如此，戰後中國待救濟的人們，除却一極小部分或可仰恃政府的救濟以外，便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在自力更生的範圍內，設法自救，另一條路是從社會團體中得應急的救濟。

社會團體雖也並不窮乏，所能予被難者的援助雖也有限，但一個有力的社會團體在社會救濟上所能做的事要比一個市縣政府更多，却也是事實。並且社會團體的數量如果較大，其在社會救濟事業上的貢獻也就較有可觀。譬如：今有社會團體二千個，每個平均能救濟五百人，便可以解決一百萬人的救濟問題，將來復員的時節，政府的當前課題中也少了百萬人的應急救濟問題，可以在其他方面多用幾分力量了。

(三)

除了社會救濟性質的復員之外，我們決不能等閒看過的問題，是合復員復興為一事的復員期的農村建設。我們必須明白：農村是我們中國的一切，抗戰的力量來自農村，建國的力量也來自農村，沒有繁榮的農村，建國將流為空談，沒有注活水準較高的農民，便也不能出現繁榮的農村。現在一般人對於復員與復興的都市建設和工業化的建設問題比較注意，對於如何繁榮農村一問題反甚冷淡，這不能把握核心問題的看法。實際上，水不能無本，無本必枯，水不無源，無源必涸，我們的農村就是我們國家財政社會經濟人民生活的木本水源，戰爭一經停止，我們便必須先顧到這木本水源的農村建設。

農村建設中最重要幾項是：「一」調整地主和佃農的負擔，

力求其平允。「二」積極阻止土地集中化，設法扶植自耕農，求能逐漸到達耕者有其田。「三」由國庫對農民放出大量長期低利而手續簡單的貸款，並普遍設立以穩定農產物為目標的農產倉庫。「四」指導農民，改良農作物，消滅虫害。「五」獎勵農民從事農業的副業，如有畜牧畜之類，並助其選擇除害。「六」布置農村的衛生網，藉以保障農民的健康。「七」加緊進行水利的建設。「八」儘量開放荒地，獎勵墾荒。「九」儘先從農林人口過密的東南各省，移出一部分到東北或西北，從事墾荒。「十」肅清匪類，確保農村的治安。「十一」對於戰時受災特別的農村，儘先發給救濟款項，供歸田災民造屋買牛，恢復田園生活之需。「十二」推行撲滅文盲運動，務於最短期間，達成無一農民不識字的目的。

若干論者，近多主張乘復員之際，進行農業之工業化，理想雖不為不高，但農村元氣若不恢復，農民若無居可安無業可樂，呻吟於燼餘的田園之中，則所謂農業之工業化，勢將無所附麗。所以，我們以為，農業之工業化固係出於時代的要求，但必在農村的貧困，饑餓、疾病、失業諸緒想消滅之後，方談得到此，而在復員初期，則與其多作不切實際的主張，良不如先做到上述的幾點再談其他。

還有一層：上述的幾點，雖舉無高論，但實行起來，就也不僅需要龐大的人財力，並且需要良好的設計，有效率的行政，先後輕重不倒置的步驟，以及事前比較充分的準備。再就準備說，政府固責無旁貸，社會人士亦不容袖手旁觀。因為這是一件關係很大的事，戰後他們農村的能否於最短期間復蘇，就要看這復員與復興的農村建設問題能否迅速解決，自非上自政府下至社會人士一致竭誠殫慮，并力以赴，決不能收到一氣呵成的效果。

總之，復員問題雖千頭萬緒，幾乎不知從何說起，但首先應進行的復員工作，總是有社會救濟性質的復員，其次則為合復員與復興為一的農村建設。前者是給戰時受難的同胞一個喘息的機會，後者是為農民造成安居樂業的環境。這一層工作，雖不像

作戰那麼危險，却要比作戰更感困難。這在政府雖應悉力以赴，然我們仍不能不考慮下列的問題：「一」戰時化為烏有的物資，政府無法使其還元，倉卒之間，更無法生產。「二」政府固必一面向國外購入大量急切待用的必需物資，一面與國際救濟總署商定以物資救濟我國的辦法，但勢必緩不濟急。「三」政府應為之事，如牛毛，對上述的兩點，未必能完全顧到。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有一點，就是加增國庫發行額，或用放帳的方式或用貸借的方式，來救濟受難的人民，來謀農村的復興，但金錢的效用並非無限，就市場的一角來看，金錢雖有用，若就整個的市場來看，如果建築材料只能供給建造十間小室的需要，則雖有可造千萬間大廈的金錢也買不到建築的材料，無家可歸的人便依然無家；對於這些無家的人，給給子以容身之所者，不是政府，而是社會，不是金錢，而是社會的同情心。這一點，可用過去香港戰時的實

例來說明，戰時香港，起初有十幾萬難民露宿街頭，無可告訴，其中有錢的人很多，但也一樣沒辦法，後來各社會團體一律開放其會所，一部分難民便有了容身之所。又不備解決住的問題，社會的力量來解決而已，食的問題，也一樣可以靠着社會的力量來解決。社會對於米，雖不能變無為有，然社會的一階總有若干積蓄，這積蓄一經散出，有時可以以一時的米荒風潮壓平下來，但其散出，往往不是基於權力的干涉，金錢的購買，而是基於社會團體及個人之奔走呼籲。所以在含有社會救濟性質的復員中，政府的權力金錢的勢力，並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占最重要的位置者，反而是社會的力量。其次，在復員與復興合而為一的農村建設中，需要社會人士努力的地方，也比需要政府的權力和金錢的勢力更多。筆者之所以希望社會人士對於復興時的社會救濟和農村建設，能作以全力協助政府的準備，這就是主要的原因。

復蘇月刊紀念江蘇旅渝同鄉會

會所落成特出復員復興專號預告

本刊為紀念江蘇旅渝同鄉會會所落成，原擬以復員復興問題為中心，於七月份（本刊第五期）特出紀念專號；茲以籌備不及，改於八月一日（第六期）出版。內容預定：就工、農、水利、文化、教育、交通、航政、社會救濟、懲治漢奸、損害賠償、肅正思想、復員復興與同鄉機構等問題，分別作一檢討；業經江蘇旅渝同鄉會分約蘇籍專家執筆，關心復員復興者，均應一讀；至希閱者注意為荷！

特載

第四次復蘇月會紀錄

如何吸收及利用陷區游資？

本社主持之復蘇月會第四次會，於六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假九尺坎國貨廠聯合會，座談「如何吸收利用陷區游資」問題。到張厚秋、薛明劍、顧鼎吉、徐用賓、孫德先、范放、羊宗秀、羊國俊、李揚平、陳國楨、李穎川、孫翔風、朱宗文、吳福熙、顧耀泉、湯祥麟、范力球、張鵬才、鄒學棟、周時雪、是雨蒼、張福芬、陸孟開、范鴻、費振行、朱國斌、沈濟之等。原定由趙棟華先生任主席，因事未到，改由薛明劍先生主席。依預定程序，先由江蘇省政府新任秘書長陳盛蘭報告政府對吸收游資問題之意見，暨今後江蘇省政府對復員復興之準備，新自太和來滬出席全國行政會議之江蘇財政廳長賈果伯（士毅），報告江蘇淪陷後之財政金融與吸收利用游資問題。繼由楊蔭溥徐子為兩先生，分別以經濟學者及實際從事陷區經濟工作者（徐先生係由豫皖邊區歸來，到滬才三日）之身份，對陷區游資之產生及現狀，應否吸收，如何吸收，如何利用，詳加分析。最後由到會者分別發言，大致感認爲：陷區游資不但該吸收，而且近來因敵人掠奪物資，日益變本加厲，陷區經濟，失卻保障，一般工商界均想把資金內移，所以關於如何吸收，實際是如何接納；而關於接納，其要點便是在使陷區資金主人明瞭政府對這問題之態度和規定的辦法。至於利用，其要點在使陷區資金內移，集中於生產部門，而不致流爲游資。其方法，不但涉及游資之管理，而且更關係政府財政經濟設施之能否一貫。至五時半，始行散會。

準備復員與蘇政重心

陳盛蘭

第四次復蘇月會報告紀錄之一（紀錄者大心）

自抗戰爆發以來，政府注意於抗戰建國同時並進，所以對後方較爲注意。但經過最近舉行的全國行政會議，原有的政策，已有顯著的變更。這次行政會議，本人和賈廳長都代表江蘇省政府參加，會議中有很多重要決議。關於淪陷區的，最爲重要的，大致有以下兩端：一、是加強淪陷區省政府的機構；二、是統一黨

政軍的措施。至於目前的中心工作，會議中決定：第一、積極注意加強陷區的民衆組織，以便配合反攻，減少損失；第二、關於復員的準備工作，會議中也決定責成各省政廳開始籌辦；例如勝利後由後方返鄉的民衆，需要大量的錢糧，陷區收復後，民衆房屋被毀的，應立即重建，需要多少木材，或其他建築材料，農

田荒蕪的，耕牛農具種籽等如何補充。這些物資上的需要，頗結紛繁，數量龐大，不完全是我國自己所供給，現在中央已與國際商會善後總署，有所接洽。即交通工具一項，中央也已與美國協商，希望能供給運輸陷區八千萬人所必需的車輛，軍事一結束，就可大批的運來。另有一項，為陷區人士所樂於聞悉，而已由行政會議議決的，便是戰時陷區各省舊欠田賦一律豁免，戰後兩年內，並視各地被災嚴重情形，分別減免。

這些都是這次全國行政會議通過，而政府即將執行的，很希望復蘇為宣傳。

現在行政會議閉幕業已多日，本人及陳金各位廳長即將同返太和。省府很盼望在短期間能在省垣內，恢復一部份根據地，俾省府可遷回辦公，因省府離開省境，全省均失重心；不但軍令施取不便，即於維繫人心，亦多影響。

至於今後省政府擬辦的工作，亦擬針對行政會議的決議去努力，有數端可向諸位先生報告的：一、設法加強黨政軍團的連繫，俾事權統一發揮宏効。二、加強武力配合反攻，江蘇現有保安隊，擬于短期內加以整訓補充。三、發展教育，儲備人才。中央對省經已略為增加，現擬以此增加經費之一部，積極發展現移國統之各校，造就人才，以應復員復興時之需要。四、嚴格訓練，負責領導；省訓練部業經改組，該團陳教育長惕慮，不日即將與本人等偕赴太和，關於訓練方針，對受訓人員特別嚴格訓練，俾能在陷區，負起領導民衆責任。

這是今後省府準備努力的幾項較重要的工作，也希望復蘇轉告前後方的民衆，並于可能範圍中，發動社會基金，藉助省府完成一切復員復興應準備的工作。

游資內移問題 政府之希望與態度

今天復興月刊預定發表的題目，是如何吸收並利用陷區游資。這一個問題關於游資之吸收，利弊參雜，所以曾引起各方的注意和討論。本人幾年來供職行政院，最近才調江蘇省政府任事，現在只借摺據所知道的中央對這問題的看法，向各位作一簡略的報告。

大家都知道，近幾年來陷區的經濟情形，與後方相同，物資缺乏，價格飛漲，財富高度集中；由於這種種情形，游資遂大量產生。這些游資都苦於沒有相當事業可做，亦其在中原戰事發生以前，大家都相信度攻在一年內必可開始，開始後必有成就，所以陷區的資金，都希冀能夠我一個機會，早於內移，藉可獲得較游資在陷區較安全的保障。

但如吸收於生產，則於後方經濟之發展，極有利；所以希望把這些游資吸收到後方的生產部門來。同時後方的一般生產界，近來又都感資金缺乏，政府雖盡力，去年即曾有一二十萬元的巨額工礦貸款，貸與生產界，但生產界仍感資金不敷，所以認為如果此種地區的游資吸收到後方的生產部門，資金周轉，一定能夠打開困難，穩定物資，因此對陷區游資的內移，表示歡迎。

但這些游資，穩定物資，實際上陷區游資不能往後方來，這需要各方努力；第一在政府方面，自然該對這些游資的內移，設法獎勵及保障；第二更需後方的金融工商各事業，自身能吸收游資，進一步并能與這些游資或可因游資的內移，才有所望；不然儘管想這些游資向後方來，其準備作它吸收利用，事實上不一定會實現。所以，關於這問題，我以為陷區現在後方經營工商金融的人士，所負的使命，特別重大；江蘇在戰前是全國財富之區，現在亦為陷區經濟中心，所以後方經營工商金融事業的江蘇人士，對這問題所負的使命，更為重大。

中央對這問題，亦極重視，最近才調江蘇省政府任事，現在只借摺據所知道的中央對這問題的看法，向各位作一簡略的報告。原在座談結論後，政府之希望與態度，合併刊登。（編者附註）

戰時江蘇財政金融與吸收游資途徑

賈士毅

第四次復蘇月會報告紀錄之二（紀錄者大心）

我江蘇在抗戰以前，本是東南經濟的樞紐；全國首都的南京，和世界著名商埠的上海，都在境內；國府成立之初，省財政方面每年以巨款報解中央，曾有過偉大的貢獻，同時江蘇省農民銀行亦於民十七年開業，為國內最早成立以發展農村金融為業務的銀行。在民廿六年時，分布全省各市縣城鎮的分支行號，有七八所，倉庫有三百餘所，他的工作實已達到深入農村的任務。另有民國初年即已成立的江蘇銀行，亦於京滬等處分設行處，積極營業，於金融方面常與京滬金融相為表裏，亦曾有過重要的收穫。不料抗戰事起以後，軍事上迭生變化，財政與金融竟致同時遭受特殊壓迫，敵寇的掠奪和偽匪的盤據，如洪水般的泛濫不可遏止了省境既先後被陷，財政和金融亦漸漸與省境脫離關係，而步入艱苦的境域。本人於三十二年二月在淮安奉命長江蘇財廳，八箇月間即迭經淮東蘇南兩度事變，辦公地點亦兩次播遷，雖每日在極度困難的過程中，終未敢退縮苟安畏難卸責，而仍以維繫民心及準備復員兩要義作為財政和金融上的中心工作。茲特說明如下：

甲、抗戰期間的財政

抗戰初期省財政的重心，全賴各地收入隨時進注；自三十一年春，省收入歸併中央財政系統以後，省政開支即大部份依賴中央撥款接濟。蘇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天天希望着減輕負擔和國軍東來，故本人任事以後，對於財政方面即以收拾民心規劃復員為必要工作。

(一) 控制區 去年春間本人隨同省府遷移溧陽，日軍宜溧高

三縣田賦，按舊時賦額一元征糧四斗，不過稍重之賦，准財政部認為征糧三斗，遇有三縣不合法的捐稅，亦應先後嚴節裁廢，藉紓民困。不料去年十月敵偽以溧蘇兩，宜溧高三縣又遭全部淪陷，目前省政力量可能控制的地區，除泰東外，尚有徐西一角，關於各項賦稅案，各飭或減或免以維民心。

(二) 游擊區 我蘇省各縣大都已成為游擊區域，各地人民繳納捐稅之重，絕非後方所能想像；敵兵過境或常駐據戶攤派，偽軍過境或常駐亦須按戶攤派，匪軍也是如此。至征賦實況，偽縣政府及匪縣政府固須征稅，而區公所及交通隊特務連經費亦須隨同攤派，據報每畝春季須繳納麥二斗，冬季須繳糧七斗，而臨時攤派的尙不在其內。本人任事之初，即嚴飭各縣政府應減糧減稅，並嚴禁各屬保警團隊任意攤派，近為徹底起見，對於遊擊區內已一律不收賦稅，以期爭取民心。

(三) 規劃復員 吾蘇人民久在水深火熱之中，急待蘇復，現在復員期近，亟應預為規劃：(一) 深入陷區調查人民納稅能力及目前繳納賦稅實況；(二) 宣佈中央鑒意，在收復之初各地賦稅一律豁免；(三) 預擬戰後各地賦稅章制應行改良各點。

乙、抗戰期間的金融

省金融因駐地被陷而內移，江蘇省農民銀行和江蘇銀行實業方團則金融之責，唯

春蘇農行在淮北設有分行，宜溧高三縣均設有辦事處；自淮東蘇南被陷，各分支行處向外省移設，業務益為狹隘。惟省財政和蘇民僑居外省之商務，常與金融息息相關，故在銀行方面，力圖維持現狀為將來復員工作樹立基本。

(一)維持現狀。江蘇省農民銀行的總行及分支行處，因受環境的轉變，陸續內移；對於由蘇內遷的存款，因其流離轉徙，處境大都困苦，故遇有持據提款者，一經核對相符，無不即時付給，截至現在止，已付還百分之九十以上。今為配合省政起見，總行設在重慶，而在安徽的屯溪歙縣，江西的婺源鉛山上饒，及浙江的淳安，均設分行處，互資策進。江蘇銀行之各分支行處未及內移，總行亦設於重慶，在極度困難之中，行務幸尚稱發達。

(二)規劃復員。江蘇省農民銀行及江蘇銀行過去在淮蘇境內已各有悠久的歷史，現在勝利曙光，日益接近，對於復員工作，必須從事規劃者，有二：(甲)深入基層調查農村資產變遷的經過，(乙)規劃復員之初全省境內設行處所，及所需資力與人才；(丙)調查各區農村金融落後情形，及此後挽救的方法。

今日蘇承復員月刊社招，得與同鄉諸公會晤一堂，商討省政和游資等問題，本人心理上之想像，無異重返故土，同話鄉情，實覺得十分的愉快。不過我們江蘇同鄉移居後方的雖甚多，多為本省難民，留在本省的亦甚多，後方援助，而目前的現實，却又形勢艱難，暫時不易左道。我們對於蘇蘇的江蘇，宜如何加以援手，當然不止本人剛才說明的幾點，而必有更可探討的種種良好方法。本人在此財政和金融並若岌岌之際，承乏鄰邦之探悅不易有所建白，極希在座同鄉多多的指教，此後惟有儘力維持，逐步推進，以冀在財政金融上陸續有所貢獻。

吸收游資的途徑

買廳長對游資問題之書面意見

近幾年來，關於游資問題的文章，頗有洋洋大觀之概，足證這一個問題，已引起社會普遍的注意，而政府方面，對於游資的吸收和利用，也曾做過不少實際的措置，當然不無功效，可是終未能獲得澈底解決。本人對此問題，亦曾予以極大的關懷，但是因為沒有深切的研究，所以談起來，總不敢認為確實。現承復蘇月刊社，以此題相囑，只好就自己看到的，以及所知道的，略述一二，藉供高明多多的指教。

首先，我們應該明瞭什麼是游資？就廣義講，游資是流動性的資本；就狹義講，游資是脫離生產過程與正常交換過程的一種「消極儲蓄」的閒散餘資；所以游資的性質，並不確定，它是隨時浮動的，而它的本質，是生產的或脫離了生產界的。游資既然是浮動不定，它就是具有「游移性」的。一是追逐最高的利潤，一是尋求安全的處所。因此，凡是游資多的地方，投機囤積之風必盛，物價必呈波濤起伏之狀，對於國民經濟，影響至鉅。

我們既然知道游資是怎樣的東西，進而再來一探游資何以產生。游資產生的原因，多半由於時局的不安，因為人心惶惶，不願將手頭的資本，固定化或長期化，這完全是一種心理的作用，所以在戰爭時期，游資就特別發達，一切的資本都不能透過「儲蓄」等正式方式，而從事於生產建設。我們目前工廠建設在在需款，而我們的游資，又特別澎漲，如何引導游資用於生產，是當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對於游資的性質和成因認識清楚，游資的吸收和利用，或者可能覓得一個途徑，現在分兩方面來說明如下：

第一是淪陷區的游資吸收和利用；淪陷區因在敵人控制下，游資為了覓求安全，自然不肯固定化，我們對於這些游資，應自上自下更積極的吸收，不過，目前後方通貨形勢下的游資，已呈飽和狀態，所以我們所歡迎的淪陷區游資，並不是通貨形勢下

的游資，而是轉化成生產資本的實質游資，如生產工具，原料以及大後方所需要的一切物資。在這裏，我們建議三個辦法：一、是擴大內運物資的價值，使轉化的游資更充沛內流。二、是在接近前方的區域，擇比較安全的地帶，創立簡單的工廠，使這些內流的游資，不必迂迴曲折，即可立時用以生產。三、是對內流的轉化游資給予運輸的便利，簡化稽查的手續，使這些物資可以迅速到達它的地點。總括的講，對陷區游資的吸收，一方面要掃除內流沿途上的障礙，一方面要引起他的趨利性，雙管齊下，陷區的游資，自然會源源而來。

第二是大後方的游資吸收和利用；後方游資的為慮，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說到他的利用和吸收，也可舉出幾項辦法：一是獎勵儲蓄，用自動的或強迫的辦法，將游資透過節約救國儲金

及公債儲蓄同盟公債等等，間接使這化為生產資本。三、是發行直接投資，由政府頒布種種法規，切實實行保本、保息、減稅、補助、補助金、獎勵金等辦法，造成投資有利而穩健的優越條件。四是創設證券市場，使游資可以自由選擇其投所。因為這些證券，能夠自由買賣，更適合游資的胃口。四是放寬匯兌的限制，這就是說對於新興產業向國外訂購生產上所需要的原料，應該從寬供應，游資自然會向這方面流。五是國家銀行對產業的放款，儘可能的擴大，儘可能的予以便利，使產業界所吸收的游資可以儘量固定化，不必為了週轉金缺乏而時時處於極度手裏保留着巨額的資金。

上述數點，卑無高論，但是如果能夠切實的做法，則今日這人頭痛的游資問題，或者能夠得一個相當的解決。

吸收及利用陷區游資的困難

楊蔭溥

第四次復蘇月會主題演講紀錄之一 (紀錄者大心)

今天這題目，是月會預先指定的。他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如何吸收游資？二、是如何利用游資？適才拜讀賈處長的文章，關於這問題，發揮了很精當的見解，十分佩服。現在主席叫我對這問題再來說幾句，我便把這問題來扼要地分析一下，作為各位討論這問題的基本。

討論這問題，第一我們該先問：「什麼叫游資？」關於這問題，各人的說法不同，最簡單的，是說「游資便是沒有投資對象，找不到出路的閒散資金」。照這說法，把游資看得很高，相當好。另一種說法，便說：「游資根本不想找什麼投資對象，他只在想找最容易而最優厚的利潤；所以他是一種並不在正常的生產事業方面發生作用，而只想在意外方面攫取利動的輪動資金」。

照前一種說法，是說找不到出路，沒有辦法，所以閒散成游資；如果找得到出路，有了辦法，雖可以給人正當的投資，不再浪蕩。如照後一種說法，則他竟是一個天生的浪蕩子，他樂於浪蕩，並不在找辦法；即使給了他辦法，這是不會安分守己入於正軌。這兩種說法，對游資的看法雖不同，但游資在社會上總是一個問題，兩種說法卻都是相同的。

第二，我們再問：「現在有沒有游資？游資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問題，現在到處都說游資多，上海游資多，市上游資多。平常總說：「只怕沒有游資，不怕有游資」，可是現在不同，有了錢不一定會買得到貨，這可見東西少，資金多；資金和東西比較，資金大有餘剩。還有，近幾年來，物價漲得很高，游資的用途，經過通貨增加後行的程度，譬如通貨增加了二百倍，物價漲了

定就會漲了三四百倍。

或者有人會說：現在一般人都覺鈔票發行不夠，又那裏會產生游資？其實游資所以產生，都不外兩種原因：不是物資減少，必是通貨的過轉速度增加。這兩種原因的任一種都足以說明有游資的存在。單就通貨說，通貨過轉速度增加，即等於增加通貨量，所以社會上即使感覺鈔票發行不夠，游資還可能有大量的存在。

就目前論，這種情形，不但後方如此，陷區也同樣如此。別的不說，單說上海，現在有三百五十家銀行，試問游資不多，這許多得異乎平常情形的銀行，又那裏會產生出來？所以，我們等復這問題，可以說游資很多；籌碼儘管感覺不夠，但游資卻充塞在市場上。

說到這裏，第三就要問：「游資既然很多，而且陷區和後方的游資一樣多，那麼，這些陷區的游資到後方來，要用什麼方式？」我以為這有兩個方式：第一，是希望他拿東西來；那就是把陷區游資，換成物資，移到後方，作為資金。第二，以通貨為形式，移到後方來；這一個方式，又可分為幾種：一，是把偽鈔換成法幣，帶到後方來；但這只能限於小數，大量恐辦不通。第二是匯兌，便是把接近陷區的地點，如屯溪等作為中間站；由陷區帶到中間站，再轉匯後方。第三是劃款或調撥，這種辦法，銀行不好做，但私人間卻很可以做。

這許多方式中間，第一個變了物及對移的方式，最為妥善；雖然帶進來，或許會帶些奢侈品。——開會前談起這問題時，孫翔風先生曾說，奢侈品因為容易帶，最容易來；而且且敵對軍用品控制甚嚴，恐怕日用品不容易進來；如果是這樣，那這方式的好處就不大。

至於其餘的方式，我懷疑數量不會多。從銀行匯兌的情形看，就沒有資金內流的現象。劃撥關係私人或私人機關辦理，無法統計。總起來看，似乎如何進來的方式，便有相當困難。

第四，我們且不管他進來困難不困難，再問問：「他如果轉

進來，要怎麼進進來？」這是我所稱爲「游資」這問題。無論那獨立場說，這都是一個問題。

先就後方的立場來講：現在後方的游資，已極充斥；我們對這游資再推波助瀾。所以談到這問題，便與法收拾，自然不難。游資利用，我們當然可以很簡單地說，要講到這游資內移的游資入吸收到生產方面去。但實際卻極其複雜。老實說，應如何吸收，他過橋間散游資的假日子，要他回復正常，受生產機關的拘束，極不容易。所以，陷區游資能到後方來，它在陷區是游資，到後方來一定還是游資。如果事先說明白他來了一定要把它變為非游資，它怕受束縛，或者不肯來。

以上說的是一般狀況，自然陷區的全業業主帶了資金到後方來做事業的，並非沒有；但陷區游資如到後方來，大部仍是游資，必然是「游資」。那麼，原在後方的游資，現在在後方游資把官變成非游資，再加上帶來的陷區游資，豈不是更沒有辦法！

而且，政府對獎勵陷區游資到後方來生產，早已在軍事委員會決定辦法。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通過了一個「獎勵資金內移與游資業辦法」；這一個辦法，對陷區游資，其所以說優待得無微不至。如第四條規定：「政府辦理之工廠交通運輸畜牧等事業，除依法應納稅者外，得由各主管部准其辦理已著成效，而可准人民接辦者，特許資金內移者經營或合辦」。第五條規定：「資金內移者，得選擇投資於各主管部指定區域及規定之游資業之生產事業」。這種優待還不算另外還在第七第八等條，規定「保息，補償，補助等優待」。優待到這樣田地，可是時隔三年，我們並沒瞧見有大量游資內移到後方生產部門來；這便因為你怎樣優待，總不如游資來得舒服。

所以，這問題我以為沒法子討論。說吸收，作為游資可以吸收得到；你要把他作為非游資，便沒法子吸收得到。說利用，行政院在三十年頒布了那樣優待的辦法，還一點沒有用。

再就我們在後方的陷區人士立場上來講：陷區內遊資，即使能內移到後方，變成了非遊資，那就在後方的生產部門裏面生了根；既生了根，自然不容易再移動。但不久抗戰勝利，陷區復員復興，各部門也都需要大量資金；如果陷區的資金都內移到後方生了根，將來要回去，一時回不去；恐怕對各部門的復員復興，

救救陷區迷途羔羊般的資金

徐子為

近幾年担任了在陷區的經濟方面，給政府做一種工作；這一回又爲了搶購物資，新從豫皖邊區回來，所以稍稍知道些陷區的情形。

討論吸收井利用陷區遊資的問題，先該知道陷區的遊資，到底多不多？我曾看見過幾種統計數字，不知道正確不正確，這幾種數字中間，有一個數字，是隸屬偽組織的中國交通金城等銀行的經濟研究室所發表的，據這數字，偽組織以兩元法幣折合偽儲備券一元所得法幣，數額極少，蘇浙皖三省併計，僅有計三四萬萬元。這些法幣，據他們說，現在還封存在各銀行。至於偽儲備券的發行額，去年五月，本人在滬，聽說尙只有六十萬萬元；可是後來發行的數額，便增加得很多；據敵人的駐屯軍所需的軍費和行政費，每月便需七萬萬元至十五萬萬元；所以偽組織每月必需發行新偽鈔三十萬萬元，即每天需增加發行一萬萬元。這樣無限制地增加發行，自然陷區早陷入惡性膨脹；游資之存在，而且一天天地增多，自然也是毫無疑問的了。

跟着發行增多，游資增多，陷區的物資，都在一天天地減少。單從江蘇說：第一，棉的生產，從各方面證明，都可以知道他是確實在減少。據說：敵偽所組織的華中棉業統制會的幾個生持人，便在苦心孤詣的暗中設法儘量減少棉產。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呢？因爲他們知道，每若干噸棉花，便可做成炸藥一噸；所以，

也毫無妨礙。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很抱歉，對這題目得到的結論，也是反面的，我很希望這反面的結論，能推動正面的討論，並引出比較樂觀的結論來。

第四次復蘇月會主題演講紀錄之二（記者大心）

他們不願意多生產棉花，資敵作炸藥的原料。他們減產的方法，自然不是公然勸導民衆少種；（如果這樣做，那是要給敵儲備頭）而是儘可能的壓低棉價，使種棉者無利可圖。因此，這獲得一般人大大罵特罵：「物價這樣高，而棉價壓得這樣低，這豈主持，這些主持人的壓低棉價，其動機和用心究竟怎樣，自然我不能下斷語；但他們所採取的方法，卻確實收到了減少棉產的效果。

第二，再說米的生產：敵偽將產米區劃成多少區，如蘇常爲一區，江甯爲二區，以便實行統制糧食。農民的收穫，隨自身及家屬食用之少量外，都以糧食庫券強迫收買；而其收買方法，都假手保甲長，買價也壓得很低。一般農民，都因爲化了人工種子肥料，辛苦了一年所得的收穫，以低價被收買，已不夠本；而且所得的，又是狗屁不依廢紙多兩字的偽糧食庫券，農戶等於白送，所以都很感覺痛苦。結果，除了自己和家屬必需的米以外，都不願再多種。就拿我的故鄉吳江水來說，所有田畝百分之八十以上，一向原來都是由田主放給佃農種的，現在佃農紛紛退佃，原種百畝的，退去九十畝，只種十畝。這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可以證明陷區的米，確在大量減產。

第三，江南產量很富，而且很出名的蠶絲，生產量的減少，更爲可驚。去年聽人說，浙江的杭州，鄉人担了桑葉，不經當地

從各城門進城求售的，一天不知有多少。有了桑橋不培植以養子
喂蠶，也足證明蠶絲事業的沒落；再就我的故鄉吳江說，戰前也
是盛產蠶絲之區，現在也已衰落得不成樣子。

各種的生產減少，自然足以說明陷區的經濟情況，一天天在
低落。尤其是上海原有的物資，用一天，少一天；再加上敵人在
掠奪，一部分還要分散到各處去，掠奪一次，分散一次，少一次
；物資減少，生產萎縮，這樣一來，自然原來不游的資，都變成
游資。

這些游資的所有者，都希望把這些游資內移。他們有幾種心
理：第一，是他們感覺勝利漸近，國家有希望，所以他們願意把
這些在陷區找不到出路的資金，到後方來做些事業。第二，他們
都知道偽幣靠不住，他們以前經過以法幣強迫換偽幣，原來兩元
的硬變成一元，如果再留在陷區，怕連這一元都靠不住；早些內
移，或者還可保存這一元。因為都想內移，所以大家越發重視法
幣，去年上海偽幣換法幣，最高的交換值，有以五元（偽鈔）換一
元（法幣）的。同年我從上海出來，經過張浦，更看見一般人把法
幣當作了性命似的寶貝。所以，資金想望內移，在陷區是一種極
普遍的心理。

陷區資金移至後方的方式，逃不出楊先生才說過的幾種，楊
先生認為最好的一種方式，以資金換物資進來，有沒有呢？多不
多呢？我可以負責說：不但有，而且很多。某一個迫近陷區新興
的貨物集散中心，曾經英美的友邦人士去調查，瞧見了滿坑滿谷
堆着的貨物，其中奢侈品固然不少，可是民生日用品更多；這些
友邦人士都大吃一驚，問那裏的軍事當局：「大家都知道敵人控
制物資甚嚴，這許多東西，怎麼會進來的？」其實這問題的答案
，祇要向通過這集散地點的幾條路線一看，就可得到。那幾條路線
上，架子車、小車、像排隊一樣地，緊緊連接起來，一天到晚，
不見斷頭。如果不是這樣，就眼前最近的事實說：重慶大所穿的
印丹士林布，又是那裏來的呢？

至於匯款和存款，據我所知，數額次得很。這些，因為都
不經過國家銀行，所以在國家銀行中看不出來。商業銀行雖有在
上海設分行的，但敵人不許可資金內移，弄得很難，所以也不應
做。另外有一批人，專門做匯事。這些人很多，他們劃撥款子的
辦法很奇怪，假定我從蘇州劃款一百萬元到內地，譬如說到洛
陽吧，你只要把要劃的一百萬元，交給專做匯事的人，他就給你
一個條子，上寫「收到萬金油」等語，別的就沒什麼了。這該
收匯款的人，他果然會在一定的期限內，收到這筆款子。這
劃款的產生，都是因為後防和陷區貿易所產生的匯寸關係。這
有一個證明：譬如說屯溪同上海劃款的批率為七角，蘇州為八角
，九角，而貨物集散的某地則為一元三百元換一千元。這
便因為貨物由某地內流較易於屯溪，故其匯率高於屯溪。同時
，大批內移的資金便也就從這些地點流進來。這些物資的匯款
雖無確實統計，但以從事這些事業單位的衆多，也可以想見其數
額必然很大。

分析上面所述的情形，可見陷區資金的內移，是不成問題的
。過去在經常內移，現在及以後，還在不斷內移。照個人的見解
，成問題的不在這些資金之游不游，而在如何管理這些資金。使
其原來游的變為不游。政府對游資問題，現已十分注重，且擬有
非常嚴厲之法令，但在法令之外，似乎社會應該自己負起責任
，協助政府來想法子。

就江蘇人的立場說：陷區的蘇人，十分熱望後方不要
救，而且還要救他們的財產和資金。據句話說：他們的錢已
由兩元（法幣）強迫變成一元（偽鈔）如何保存這已經打了一個對
折的一元，他們在每天熱切希望後方的父老兄弟，幫助他們，給
他們想一個出路。所以即使資是游的，我們亦應存哀矜勿喜之心
，把這些迷途羔羊般喪家之資，予以救濟。同時更拿來化腐朽為
神奇，改善後方的經濟，果能如是，救江蘇亦所以救國家，實為
個人最所願祝的。

如何使內移游資集中生產

薛明劍等

第四次復蘇月會座談紀錄 (編者大心)

楊蔭溥先生 聽了徐先生的高論，知道了幾點事實：第一是陷區確有物資不斷運來，這在我們自然很歡迎。第二、是陷區的資金，都急切希望內移，所以不必愁它們不來；本要它來，它還是要來，那便不是如何吸收的問題，而變成如何接納的問題；所以，根據這事實，今天討論的題目，便該變更爲「如何接納陷區的游資」了。

主席(薛明劍先生) 一個月以前，接到一位現在後方學術界很有地位的先生的來信說，陷區××一帶，有幾家銀行，想搬進來；會特地派了專人到重慶接洽，沒有結果；因此他問我，不知道政府對陷區資金內移有無確定的辦法？我就覆了他一封信，告訴他：「就我所知道的，政府對這事極極注意，都似乎並沒有什麼明定的法令。」最近又接到這位先生的來信說：「這幾家銀行雖在重慶接洽無結果，總在想往內移，他們又已派人去和某方商量。」信中還說：「那些代表在重慶接洽時，屯溪的中央銀行也告訴他們，政府對銀行內移未有明定辦法。」

適才楊先生的講詞中，曾提到三十年行政院通過的「獎勵資金內移辦法」，銀行內移，是資金內移的一部門，但和三十年行政院通過的獎勵內移資金從事生產，似乎還不是一件事；所以這個辦法未必適用於銀行內移。至於楊先生說獎勵資金內移辦法，頒布了三年，沒有一些效果；這不能怪資金不肯到後方生產部門來，而要怪內移的生產事業實在不容易經營。如果這種不容易經營的事實繼續存在，政府再多頒幾個優待法令，恐怕效果還是等於零的。

關於這問題，憲政月刊主編的最近一次電致蔣總裁，也會

討論到。他講的結論，大致以爲這是政府經濟財政局設施，本一貫所致。譬如政府很注意促進生產，很希望內移資金集中到生產方面去，但稅法對工業與商業卻同樣課稅，工廠有固定的機構，如無轉機，購入原料及出貨，均有駐廠員監督得很嚴密；但對商業卻並無嚴密的監督。所以工廠無法逃稅，商業卻極容易逃稅。而管理人員對辦工廠的，又常常打官話，不問其環境條件如何不利，硬硬批評你如何辦得不好；說起稅捐，則又說你必需多捐些。買賣商則上下其手，要查獲，儘可多備一本帳；官商或社會上固知其弊，卻亦無天打算澈究其弊。再論工商地位，商人組織，工廠只有工人組織的工會；工業不但沒有一個法定的組織，反要隸屬於商會。至於論到利潤，工廠的資金，須要三個月一週轉，機器業要六個月至一年，麵粉棉紗原料的生產各有季節，資金的週轉至沙也必需一年；而商人利用游資兩積貨物，不論購什麼東西，放上幾個月，漲個五六倍，並不算什麼希奇。兩相比較，其獲利的厚薄，更如天淵之隔。所以集資很大的資本，一本正經開廠，一開廠，小攤子給人抓去；就是得了本要關門工人還要不容應付上下交相管束，弄得騎虎難下。所以最近的情形，一般人竟視生產爲畏途，生產界流行了一句新口號：「與人不佳，勸人開廠」。這樣的情形，試問資金怎麼能不滯留已辦的資金，又怎麼肯轉移到生產方面去呢？

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幸虧生產界還有一般體幹的人，他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理，明知辦工廠在利潤方面，是比較此商運地定成敗不問的觀念，苦幹下去。雖然商業和工業比較，初期工業被壓得不能抬頭，但總較若辦工廠的人，如能得一

種阿Q精神。這種精神是我常常樂道的。有了這種精神，明明被大打了，只認做被兒子打了；所以失敗了，還依然能樂觀，依然能苦幹。現在的工業家，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實在是沒法把工廠再辦下去的。後方的生產界既如此，對申開來說，後方的游資，自然沒法轉移到生產方面去；由陷區內移的游資，希望他游資同樣也一定是沒有辦法的。

孫翔風先生

聽了各位先生高論，我發生了一個感想：我覺得游資是像水一樣地往下流的。它流的方向，是有兩個目標：一是追求安全；二是追求利潤。目前陷區的游資所以都想內移，就因為這些游資的主人，都覺得後方較陷區安全，抗戰勝利即將臨近，這是符合了第一個目標。如果它不是自然地常向著第一個目標，便是獎勵它，它也是不會來的。這些游資到了後方，它們自然還要追求利潤。生產事業的利潤，誠如薛明劍先生所說的，既然遠不及國權，那麼就是無論如何吸收，它們也不會集中到生產部門來，必然地仍將成為游資。討論到這問題，似乎今天的題目，該轉移到怎樣管理游資或減免生產事業的困難與提高生產事業的利潤。但我還希望這些遊資的主人，能放遠目光望一望，中國戰後必然工業化，所以生產事業有無限量的前途，而投機固難雖然取利一時，必然就將整個沒落的。如果能這樣想，不但現在原在辦理生產事業的，不必氣短和悲觀；那些游資的主人，或者也會願意把遊資投入生產方面去。

徐用賓先生

我聽了各位先生的宏論，對於游資如何內移，我很有些懷疑。因為我想如果內移的是物品，則來的是物，而並不是資；如果用匯兌或劃撥的辦法，所匯撥的錢，不過經過一次轉帳，游資也並沒有移；所以以為真要吸收內移游資，如何吸收？如何內移？實在還大有文章可做。

范鵬先生

我覺得游資不上正軌，正和一個人找不到適當工作，不得已而閒散游蕩一樣。如果能給它找到一個出路

，它既能為國家盡力，又能獲得利潤，它又為什麼要游蕩呢？所以以為一方面政府應努力籌導管理，同時民衆的組織，更該聯合起來，協助政府辦理。此外，我聽到幾個數字：戰前我國各銀行存款的總額，僅有四十萬萬元，但美國有六百四十萬萬元，英國有四百七十萬萬鎊，德國有二百九十萬萬馬克。銀行中存款少，所以社會上游資多；努力獎勵儲蓄，吸收游資，或者也是減少並利用游資之一法。

楊蔭溥先生

通編聽了兩位先生的意見，覺得有一點解釋，有一點該特別注意。該解釋的：便是游資內移的方式。所謂調撥資金，便是陷區有貨物進來，後方把錢向陷區匯出去。既然把錢匯出去，好像是資金出去；但實際上是由於貿易行為所產生之貿易差，恰恰兩相沖消，所以既不是資金外流，也不需算內移。必需那些從陷區進來的物資，販運的人作最後一次的運入，以後不再繼續作貿易，才能算游資內移。至於匯款，好像所匯的錢，僅由個人交到匯款機關，原來在重慶的錢，還在重慶。但錢在個人身邊，可轉是消耗掉的錢碼；到了銀行，便變成了生產的資金。該注意的：便是由衆衆的組織聯合起來，替內移游資找出路這一個意見。我以為這是個重要建議，如果後方的生產機構，能聯合和工礦調查處或其機關，切實籌劃一個辦法，我想對於接納陷區游資到後方生產部門來，一定會很有大幫助的。

駱玉關先生

聽到各位先生的高論，對於如何吸收利用陷區游資這問題，在技術方面，可算已獲得很明確的可行途徑。但本人卻發生了一個感想：這幾年來，游資問題早引起各方注意，不知會經過多少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各部門有關機構的研究；同時更會厚定了若干對策，施諸實行；尤其國才楊先生說的，遠在三年前行政院即已通過了一個籌辦陷區資金內移的辦法，政府苦心孤詣，希望吸收游資於生產，可見不但是從今日始，而且已考慮得很周到。但事實上所得的結果，恰恰相反，直到今日

，內地游資；仍然到處興風作浪，而陷區資金，也皆無出路。其癥結所在。一言蔽之：并不在技術上的無法處置，都關係着政治上的舉措稍欠緊密；因此，這個問題已由經濟的問題，而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每一個政治上的舉措，要希望它發生效果，必然要看人民對這法令的了解程度。關於游資問題，也是如此。說得明顯些：就是政府的戰時財政金融政策，民間如能深切領悟；比如獎勵游資內移的法令，如為民衆所週知，我想誰也不會把有用的資金游來游去，裹足不向生產方面投入的。所以，今天的問題，我以為還是由於政府和人民的連繫不夠；政府未能實在地把社會真正組織起來。總之，游資內移與運用，不是技術上行不通，而是政治上的措施不夠緊密；希望今後當局從政治上着眼，使國家總動員更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如果能這樣，這個經濟病態，我想一定會合理的治癒，而把那些游蕩的資金納入正軌的。

張淳秋先生才聽得有一位先生說，這是政治問題，這自然不能否認。但人是政治動物，可說任何事都與政治有關係。至於游資內移問題，實關係到陷區和後方兩方面。過去的不必談，今後似應注意宣傳，使政府與民衆打成一片。個人更以為現在中國的一切問題，談不到個人的幸福問題，而是子孫存活的生存問題。大家如果都能抱遠大的目標，自然一切問題都容易解決，所以我以為政府固當明定法令，盡量鼓勵，而民衆組織更該努力宣傳，使陷區及後方民衆，對法令能普遍明白了解，這是我個人粗淺的意見。

主席作結論歸納各位先生的意見，對這問題，大致主張，一、政府頒布的法令，應使民衆普遍明瞭，俾有意內移的資金，容易內移，並容易找得出路。二、應設法與各主管機關商，改善工商管理辦法，以誘導內移游資，集中於生產部門。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意見，本人很希望這些很有價值的意見，對今後最大的游資內移問題，能有相當的貢獻。如果能如此，便是這次月會最大的收穫了。

復蘇資料室徵求

書籍刊物
特種稿件
啓事

本刊為便利研討江蘇問題起見，特設資料室，推定專人員負責主持，凡江蘇同鄉或有與江蘇政治、經濟、建設、文化、廣業有關之書籍刊物，以及各項統計報告，務請惠予檢寄，如需以代價方能割愛者，亦請來函示明。又本刊擬搜集近五十年來各縣人士具有特殊言論，德行、學術、技能、足以勵世而昭來者之史實，暨江蘇過去事故及瑣談稿件，體裁不拘，惟求翔實，倘有供上項資料者，請逕寄重慶龍門四號復蘇資料室李揚平收為荷。

復蘇服務欄

- (1) 代郵無錫大丁巷徐為雲姑母：請告通訊地址，陝西寶雞輔申新紗廠徐研泉(挺)
- (2) 燕錫杜學騰(迪光)鑒：君數年無音至家，令尊等焦急異常。見刊即來交通部張韻處面晤，如有疏屬鄉友，知其下落者，請賜示告，完人骨肉，功德無量！
- (3) 藥劑生徵聘 周文銘，卅歲，江蘇嘉定人；上海市新藥業公會主辦藥學學校畢業，曾任上海華美藥房藥劑生三年，並奉衛生署頒給藥劑生執照生字一八九號，如願聘用者，請函三聖宮郵局轉交。
- (4) 徵求交換 茲因戰時物資缺乏，為節約紙張，擬以昆明報紙，換閱他地報紙，如願交換者，請將所有報紙名稱及需交換昆地何種報紙及條件等項，投函昆明護國路三五〇號黃汝霖君接洽。

江蘇旅渝同鄉會會所落成典禮專頁

日程——三十二年七月十日及十四日

七月十日：……落成典禮……下午二時……七星崗新會所
 ……遙祭鄉先哲先烈……下午四時……同
 ……平劇……下午七時半……同
 ……江蘇名賢畫畫展覽會……上午八時——下午五時……同
 ……平劇……下午七時半……同

告江蘇同鄉

其一 吳敬恆

公共建築之有無，及其興廢，足以驗民品，而測羣力。吾蘇今為一國首善之地，總理選南京為上京，非以為大陸之中；大陸之中則南京，故總理亦曾論之曰陸京。南京者，實為全國海陸之中心，今日建國，中國擁有八九千里之海岸線，不建海防，將無以為國，所以選南京為上京，即有決心海陸而設防，鞏全國於金甌，則吾蘇為一國首善之地，始適選也。上海雖以通商之故，方一躍而為最大商埠，但總理又贊其近郊之金山港，而為東方大港。則上海居江海之衝，天然為南北之中心，過去為工商最主要之一港，亦非偶然。如此，吾蘇執政治經濟之牛耳，由總理付其承乏，而全國視為其難，吾人決不應妄自菲薄，決當兢兢以勉勵其能。重慶者，非特為抗戰之勝地，且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簽字處，當永垂於吾國歷史之陪都。而吾蘇人士，在政治上，實同首都全國之賢豪，參國議，謀維權者，既稱賢士，則川工法，固大有成就，其設爐煉鐵，執鑄治冶之勇士，亦合有鉅萬；則吾蘇之民品與羣力，已隱有表示。而且協力懇親，縣

設會所者，亦有多數。然較諸振濟及兩舍式之舊會館，固已大有進步。若有如勵志會，新運會，青年會式之全省社交會堂，又付闕如。即語錄人耳目之建築，過林森路而瞻雲南會館門前炸後之巨獅，巍然變時；或入東水門一角，參江南會館朱子之馨堂，墨壓沈沈；亦非今昔非昔比。則吾首善人士之民品與羣力，尙無具體之呈露，足為陪都共觀之紀念，乃必當亟商於全省賢達者也。因此同人已在七星崗四達之要衝，選地于巴壘子將軍墓側，在重慶為第一名勝，以構吾蘇最大紀念之建築，曰：「江蘇同鄉會」。合江蘇羣力，經之營之，不日以成之。即非旅渝之蘇人，亦當樂睹此陪都唯一之紀念建築也。全蘇一分子武進吳敬恆拜手叩首。

其二

葉楚傖

去家日遠，鄉思益深，此人情之常也；而况烽烟匝地，遊釣難尋，慮寡久離，蒸嘗弗及，如吾蘇人者哉！而况聲華文物，蔚然可念，絲象稻梁，轉以資敵，如吾江蘇者哉！而况江南三月，草長鶯飛，感此生平，春懷曠昔，有不戚然以思，奮然以起，指天誓日，以期必返者哉！吾儕之來茲土，六年有月矣，前乎吾儕以來者，幾何人？而心懷所結則異於吾儕也。後乎吾儕以來者，幾何人？而心懷所結亦將異於吾儕也。然則吾儕今日豈偶然，而可不有所營建居，以集歌泣之所行，以誌雪鴻之感耶？也日者，中原重奠，寇氛燦銷，秣馬曠舟，聯轡返梓，則必有徘徊俯仰，若弟忍舍者矣。他日者，凌雲有翼，縮地多方，山川相生，若戶有堂，則必有朝發夕稅，樂茲館舍者矣。於斯時焉，以止於斯堂，以念余斯文，不將解顏一笑，而弗釋耶！

會所籌建經過

江蘇旅渝同鄉會，於二十七年成立後，設會所於林森路重慶市商會內。次年五月，市商會遭敵機空襲，焚燬殆盡，遂致轉徙無定所，會務遂行，因亦瀕絕。三十年四月，設通事處於林森路五七四號，會務始稍推進。三十一年五月，召集江蘇省各縣旅渝同鄉會代表，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當經決議組織會所籌建委員會，並推舉人選，建議到會。復經理事會照案通過，先後策勵進行，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會所籌建委員會。初以物力艱難，會主覓屋修繕，不事興築，經商得江商會館之同意，允將會館舊屋，借作會所，由會自行修葺。正由大業營造廠承修動工期中，該館一部分負責人，對此忽持異議，遂不得不另行籌計。經時數月，始覓得民生路將軍廟德興里九號基地一方，計五十八方丈，經理理事會議決，購作會址。於三十二年三月九日，立契承購，並議定計劃，聘由興業建築師設計圖樣；並於四月十八日，在該基地上遙祭江蘇省先哲先烈典禮之後，舉行會所奠基典禮；但終以經費困難，無法建築，而籌計進行，固未嘗稍懈。至九月間，辦理目標手續，決標由德興營造廠承建，計造價國幣一百九十八萬五千元。時經費依然無着，無法履約；直至十一月間，由理事會請旅渝各界同鄉商議籌募辦法，承一致贊助。惟當場認捐百餘萬元，而一時實不易收，工料復日趨上漲，萬難再延，經銀行界同鄉之贊助，介向銀行借貸，至本年一月，始將第一期應付工程材料費付清，實行開工。其後因工務局改圖樣，及強固工程，於原計劃復有增改，以及受工料增漲影響，全部工程費將達三百餘萬元，正由會推督理工程會負責算之。於一面招募籌借，一面應付工款之困難情形下，卒告厥成，會所羣力羣策之功。至建築式樣，係以服務為中心，全部屋舍，悉以配合服務之需要，計大會堂一座，會議廳一大間，聯會室二間，會客室一間，咨詢輔導室一間，委託室一間，保管室二間，圖書室二間，康樂室二間，合作室二間，理學室二間，各屬縣同鄉會聯合辦公室一間，門者室一間，職員寢室三間，鄉賢祠一所。至內部陳設，及水電工程，亦多出自諸同鄉之捐贈。惟一切虧累尙鉅，仍有賴於諸同鄉踴躍之捐助。所有各同鄉熱心贊助情形，當另文詳述。至捐款名銜及建築收支，俟核算清楚，經理事會審核後，當另刊徵信錄，以昭大信，而誌永久。謹記其略，幸垂察焉！

江蘇旅渝同鄉會新廈楹聯

鈕永建

別啓邦畿造西土

淑開宇慶中興

江蘇為首都所在，亦抗戰發源地。軍興以來，蘇同鄉志士奮發，屢從國民政府西來，効力大後方抗建業，于茲八年，經營遍西部各省區，而以渝都為總樞。今將新在部，或中民圖已推為世界四強之一，將以建設永久和平，旅旅渝同鄉會會所，亦於斯時落成，甚為慶也，爰寄楹聯之。鈕永建撰

渝都江蘇同鄉會大廈落成奉題長聯

黃炎培

試上七星崗，樓臺金碧，千重千夫；且知小築宜其六。日歸五千里，龍虎江山，傷心一片；儘說同盟終勝利，無奈死者不可復生！

又題四絕

嶺望家山不敗，十年劫尾夢吳頭，江東子弟多才思，何堪堪有尺樓。
江山龍虎兩中興，六百半開拜二陵，或邦人民今一火，同天萬古何能。
通遠門高麗蹕，南冠十萬一戎衣，聯袂抗敵幾日，幾時能見國光輝。
諸君不見七星崗，大廈功成萬木榮，邦本何須民怨，民無國更難。

注意本刊封面裏頁「江蘇旅渝同鄉會平慶公論廣告」及七頁「本刊紀念旅渝同鄉會所落成特出復員復興專號預告」廣告。

民紀卅三年七月

從淪陷區到後方

陷區素描

江南陷區聞見記

徐挺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當我從烏煙瘴氣的陷區，回到祖國的自由天地後，頓覺神清氣爽，把多年的胸中積鬱舒散了，感到了祖國的偉大。但是我正想休息沿途的勞頓時，只要知道我才從陷區來的蘇人，無不亟亟的來詢問我故鄉的現況；就是一路行來，無論誰與不識，只要聽到我的江蘇口音，也會殷殷的問着我故鄉及沿途的情形，因而在無意中增加了彼此間熱烈的友情。這大概因為各人都身受着「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顛厄，所以不由自主地特別來得親熱吧。

現在，將我在陷區所見所聞及經歷的慘形，報告一二於久在後方的同胞之前，其間或已失去時間性不免「明日黃花」，但在這些見聞中間，一定多少可以想象出一些陷區現況；而且在長久睽隔江蘇的鄉人，祇要這消息道敘還是來自故鄉，有關故鄉，不論新的舊的，好的壞的，聽了一定會感覺得心頭發生溫暖之感吧！

田賦和通貨
征軍糧老秤折舊斗
地騙局偽幣雜假鈔

先從田賦說起：江蘇陷區的田賦，係組織自民國二十九年徵，

同時掉換新單；但經征者概為包辦制，這些人又都是有潛勢力的地痞土棍，所以往往任所欲為的魚肉鄉民。最近除原賦額外，又增加了每畝田納實物穀五斗，作為「軍糧」；這五斗穀表面雖出官價收買，但實際僅與鄉保長以撈錢的機會而已，在壓榨下的良善同胞，很少能拿到錢的；往往穀是拿去了，而「官價」的少數錢入了鄉保長的腰包；解的是市斗，向百姓要的是以老秤折舊斗；人家白費血汗，他們則既有錢，又有米，歡天喜地！

陷區的通貨，在城市中當然不能例外的偽幣。沿京滬路的大縣，如無錫等處，都設有「偽中央儲備銀行辦事處」及省銀行分行；各商業銀行，銀號、錢莊，亦滿坑滿谷，數量之多，甚或超過戰前。這些銀行錢莊的存在，表面上是爲了調劑金融，扶助工商業，促進市面繁榮；實際所作的都是囤積居奇，操縱市面。偽幣對人民之信仰，爲「隨手來，隨手去」，一有錢都立即購買實物及不動產，所以各鄉田價飛漲，每畝偽幣三萬元，是普通價格；好些的四萬五萬也全不希奇。同時物價也不斷地跳躍上漲。苦痛了一般勞工及窮給階級。至於法幣，在四鄉依舊通用，與偽幣之折合率爲一對一，至一對一、二，有時或可超過此比率，以法幣一元換偽幣一元四五。

偽幣不僅在法律上是偽，實際上偽方借着他還時常弄些小騙局，所以它竟名副其實的偽幣。這些小騙局，便是所謂偽幣的假鈔。此種假鈔遍地皆是，人民無法鑑別，據說即爲偽發鈔機關所印造，所以往往在市上流通若干時期後，偽方銀行才宣佈鑑別方法禁止流通，結果陷區同胞受了不少的損害，偽方都生財有道，騙得了

不少物資。又有人傳說，這種偽鈔的流行是有特殊原因的，前些時，有一次漢口被我空襲，偽軍飛機在偽銀行搶劫了大批鈔票，逐漸地流行到江蘇地區來；又有人說這是朝鮮銀行印刷發行的；但無論如何，其蓄意害民，脫不了是騙局，卻是一個無法可辨的事實。

一價物

在三月二十八日日本入關時，米偽幣市每石二千元。（這是偽省長陳羣到任以後的新戲，說穿了還是一種弄錢的手段，一壓一放，各同業公會，自然會將整堆鈔票送上門）。限價米為一千八百元一市石，有價無米；火柴一小合由拾餘元漲至廿元，甚至三四十元；（有人戲為計算每小合火柴裝百二十根，如售四十元一合，每根火柴即已值偽幣三四角）固本皂每塊八十元，茅柴每市担一百六十元，草紙一捆（一千〇八十張）七百元，豆油每斤八十六元，醬油每市斤二十四元，鹽每市斤十元，糖無從購買。敵為搜集民間藏銅，曾以
老票一根值大洋四角
銅板一只換偽鈔五元
八元換糖一斤
，香燭亦調換，故銅元會由一枚一元漲至一枚五元之市價；但一經有心人士之宣傳制止，即告岑寂，可見人心不死。但日人接着却又來一次強迫的獻鐵運動，

每月繳納廢鐵壹斤有餘，大肆搜括，開得各地同的雞犬不甯。

教育與文化

連年實施毒化政策，把什麼「汪精衛主義」，「大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文化交流等歪曲思想，注入青年腦際；文字亦滲雜了日比，讀來信個發牙，出口異常。學校中課本，完全由上海三通書局統制配給，內容多抄襲舊本，滲入歪曲材料；但因印刷遲緩，故於開課後一二月尚無書教授。課程照舊，惟日文取英文而代之；初中只有英語二小時一週，日文都有六小時；但教師都由短期速成班訓練出來，所以敵人雖不惜重資，舉辦各種競賽，以期推廣日語，所收效果依然十分微薄。其他各科教師濫等充數者亦多，蓋因待遇低，糊口尚感不足，精辦法者早已改行，所以陷區偽校普遍地都有教師恐慌之感。至一般各級遺老，乘此反其美之隙，提倡讀經復古，則頗相當活躍。學生課外活動，有強迫編組的青年隊，少年隊，大中小學均有，總隊長由汪逆自任，林逆補任副之，各地分隊，由教局長或縣長任之。學生課外讀物，大多以電影歌曲刊物最受歡迎，其次為綜合性之萬象月刊。此外上海新橋弄六十號蘇聯社則真主辦之蘇商時代社出版之時代周刊，（每逢週六出版）

銷數之多，在陷區刊物中為首屈一指。（將近十萬餘）該刊有蘇英中文三種，同時并出英文每日戰報一種，雜文蘇聯文藝月刊一種。時代內容極重蘇聯戰事及盟國消息，有關中肯者不載，詳盡確實，插圖精美，故人人愛讀；上海對處可謂，京滬沿綫及蘇北等地亦可郵寄。敵偽對該刊甚不歡迎，然偽軍兵士閱讀者甚多。在上海時曾開一趣事於該社工作之友人，據談，去年七八月間，偽方外交部曾派一職員詢問該社主管之國人，願出重金相購，請其與社主人商談，設法與蘇聯政府發生外交接觸，但未得結果，差而而去。去年農曆年底，數人因偽方報處屢次要求日方出面制止時代出版，蓋偽方報處等刊物出版，免費贈送，印刷精良，紙張潔白，但無人歡迎，與時代相形之下，自感不利，故堅決要求日方干涉，勒令停刊。日方欲討好其盟友，然又不致公然得罪蘇聯，左右為難，只得藉口汪逆與蘇聯無外交關係，故蘇聯人民一切均須受偽方管理，即向該社請其停刊。該社當嚴正答復，謂「我國與貴國訂有友好條約，與貴國並無糾葛，且在上海領有出版許可證，無停刊之理由；如必須停刊，本社當請示政府辦理」結果，敵人碰了一鼻子灰，無可如何而罷。

蒙面偵緝禍來天 對票入費價增倍後

陷區各地的治安，除由日偽軍警憲兵維持外。又有武裝警察，保安隊，特工隊，但於事無補，只加多丁人民的負擔而已。試舉一二例：城內外爆炸物照樣爆炸，甚至無錫特車站副站長照樣帶着汽車槍械滿載出城投向我方。爆炸物的放置，其來歷，據說大約有下列各種原因：一、敵偽內訌；二、偽軍人對商民禁許不遂；三、倭寇得聞赴前方消息，不願開拔，特置放置，以示地方不安，兵力不能減少，使上級無從調動。除此而外，則均為我方工作人員活躍之表現。敵偽於每一炸彈發生，必大為驚惶，緊閉四門，封鎖交通，挨戶搜查。且將認為有關係者綁縛通衢，雙目只留雙目，冷對路人逐一辨認，如彼一語首，則被認之人，即從天上飛來，立刻被捕，嚴刑拷打；而為電作供之翻譯，更藉此機會向之索詐，故受害者之生命往往都繫於彼一語之好歹輕重。但敵人每次搜查，終無所獲，只讓百姓一番而已。

又敵偽在陷區的種種罪行，述者已多，現在再將我所確知，而他人似乎尚未說過的再來敘述一二：

商民開店營業，除所謂應納捐稅之外，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暗中還須支出意外的月費，供奉偽機關，偽組織在土侮，設有一個偽經濟局，他的職務是統制經濟，管理物價，但商人對經濟的物品，如要漲價，只需向偽經濟局長運動一下，他就要動筆動手，便不關事實如何，該漲與否，立刻就會給你一紙皇佈告准如所請，否則就礙礙石柱，動也動不得。去年農曆年底，我在上海，準備約伴同來內地，暫住在一個朋友開設的磁器店裏。這家磁器店因為來源困難，貨物由贛運申，運費，損失，一切消耗，都極繁重，很早成本就已超過售價，但是終不得漲價，直到十五萬鈔票到局長袋裏，立刻於三天之中，漲價一倍。此時的「經濟局長」為陳且平的接繼者，這末一來，他上任前的運動費和拜客應酬一切花銷都有了着落而有餘。此外車站的偽檢查人員，對進出車站的人民，執行搜查時奇擾得也很厲害，如果他們或他們看中了你的東西，他們就有理由沒收而據為己有；並且你得讓相，否則銀錢兩失之外，皮肉再有遭受痛苦之虞。所以在偽方召集了一般窮極無聊的有智識的壞蛋，加以相當時日的訓練，派往各地任職後，不到一月，就會使人發生「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的感想；手錶、金戒、皮鞋都有了，服裝也挺了，假使不看他們的證書，不論那個都會以為他（她）們是公館里出來的闊少和小姐。至於他們的主任呢，各種貨物進出

，按帳抽稅，每月月限例項月月費，如不送，立刻會給你顏色看。假使你接待送不到，而地對你表示特別客氣，不接受你的月費時，那你就得陪小心，請「斤頭」，看誰數額，這是在偽軍警憲兵公司任職時所親自接觸到的。

人民的苦況

偽滿洲國
開門幾項捐
偽丁兼集訓
日日團團轉

敵人為欲補其人力之不足，常命偽方假託名義，招募工人，以重金利誘我失業同胞，集中後即運送大連東北等地。對於壯丁，則由偽方組訓，其苦況如下：「省會」六月，第一期「五黨」訓練三月，「省會」六月，第一期「五黨」訓練三月，由軍由西，任其擺佈，完全不可容詰。又各縣都督都有數個軍警等的警察，百姓每月須供給蔬菜、魚肉、糧食、柴炭、燈火、棉線、教習、軍力等等，他們衣食住行的一切，均須老百姓負擔，美其名曰就地籌餉。而縣公所的伙食新給什項項支，亦由人民分攤，此外西門牌不時變換，每變換一次，人民多出一項捐項，這是偽保生財之道。同時，每人的一「縣民稅」亦由「良民稅」，而變成「居住稅」，則為縣府的財法。所以現在人民除了開門七件項的支出之外，每一戶口，每月還須納定項捐稅之外，其餘光十色的什項支項，更甚

四百元，雖窳乏到家徒四壁，寢餐不繼，還得盡力設法捐納，否則就有「州吏衙門」的危險。人民之負擔如此，但生計財產的保障，都幾等於紙，地勢較高的地方，往往土匪，冒牌游擊隊，再加日偽軍警特工隊，此來彼去，應接不暇，惟有恭而敬之，「媳來娘好，爺來爺好」，「都」得得罪。但待之如此，而綁架勒索，什麼「黑田雞」，「燒屁股」，「勒弓」，「灌冷水」，「上老虎機」，不一而足，每個人都朝不保暮，忐忑不安中過生活。

社會病態游擊消沈

現在各地的一般同胞

國家觀念，已日漸增高；昔日只知「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不問時事的農夫農婦，販夫走卒，因受敵偽的茶毒，他們在「高話桑麻」之暇，亦會注意着國家大事。從生計的艱苦，談論到物價的高漲，知道都是由於敵人侵略戰爭所引起。更能從德蘇戰爭而太平洋戰爭，談到我方國力的日漸加強，和國際地位的增高。縱然他們因常識缺乏，談話中不免開笑話，但其對於國內外時事的加強注意，於此可見。此為抗戰來的好現象。但一部份居於城區的同胞，眼見着市儈奸商們的不重道德人格，不擇手段惟利是圖，窮小子變成暴發戶，吃得腦肥腸滿，生活豪華，服飾華麗，有財有勢，到處受人歡迎恭維，因此亦為之潛移默化，成為只重衣冠不重人的拜金主義者，駭駭而成為社會上的風氣。即一般

幼小兒童，耳濡目染亦養成一種鄙視貧賤，崇浮華，缺乏互相協助的慈善心理。尤其一般青年男女，因環境的限制趨向於因循敷衍，得過且過的濫情享樂主義；故社會上已變過了一種畸形而不正常的病態。這對於復員後的復蘇工作上，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社會問題和教有問題。至於江南的游擊工作，過去雖有部份成就，現在卻竟已靜默無聞，雖然因着種種環境的限制，不能有所開展，不能說不是事實；但為什麼會由煥爛歸於平淡，只落得現在除了我方特工人員的表視以外，聽不到我方的槍炮聲，聞不到我方的火藥味，僅僅剩着敵偽到處橫行，實在是值得我們自己反省，並迅速加以補救的。

復蘇月刊社理事會紀錄

本社為開展業務起見，正式組織理事會，於五月三日下午三時，開第一次會議，茲摘紀決議要案如下。

- 一、確定組織：決議在理事會之下，分設編輯、經理、服務三部，編輯部設總編輯一人，編輯若干人，並聘請特約撰述若干人；經理部設經理協理各一人，服務部設主任一人，各部必要時均得組織委員會。
- 二、推定發行人編輯人代表：決議推薛明劍、厲无咎、孫翔風、為發行人代表；孫樹、李揚平、謝沁、為編輯代表人。
- 三、推定各部負責人：決議推孫樹為總編輯，孫翔風為經理，厲无咎為協理，謝沁為服務部主任。
- 四、推定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評議、財務委員，名單下期發表。

秘聞
連載

傀儡內幕

(四)

不肖

(四) 非汪系之一羣 (上)

這次抗戰中的漢奸，是以汪逆為羣醜之首。但這次的漢奸，並不始自汪逆。汪逆之前，在北有兩王為罪魁，在南有梁溫為禍首。而與汪逆同時登台的，即在南京傀儡組織中，著名的如偽考試院院長汪元虎，偽交通部長諸青來，偽教育部長趙正平等，也都是以「名流」資格參加；而並非以汪系身份登台。以此，汪系雖集漢奸的大成，而漢奸則還始終沒有真成爲汪逆之天下。不要說華北的傀儡，並非汪系；就是南京傀儡，除去梁溫自標前漢外，即後漢中也非純粹是汪系。汪系爲了要包辦漢奸起見，對華北則務思兼併，並一度和主子接洽，想派陳公博去做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這夢雖沒有實現，但偽蘇淮特區長官鄒鵬下台，代以南京系的人物，最近又成立淮海省，都是汪系對「華北外交」的表面勝利；在南京則除去對前漢貌合神離外，非嫡系的後漢則極盡壓迫，可稱兼併排擠，無所不用其極。以下聊舉數事，亦不過略窺羣奸醜態之一斑而已。

非汪系漢奸之爲汪逆始亂終棄者，實以趙正平爲始。趙醜這人姓名湮沒已久，恐怕很少人尙能記得起他。提起此人，早歲倒也奔走過某黨，後來是首任的暨南大學校長；可是從革命登龍以後，就由革命而變成不革命，私生活極腐化，以致暨大校長下台以後，就從此一蹶不振，姓名漸爲人所遺忘。民國二十八年，汪逆私奔到了上海，召集偽中全會，趙醜即以與中會老黨員身份去與汪接近；汪當時以大會充數之人，如趙之流，自也在所歡迎。其後，南京偽組織成立，汪派表現所謂「還都」醜劇，爲表示政

權開放起見，以網羅各黨各派人才爲號召，趙即又以前暨南大學校長履歷會得偽教長一職。但登會未久，即復以風化案復職去職，真可稱得好景不常了。關於這風化案的內容，真是其醜不堪：原來趙醜雖已年屆耳順，然而色心不死，老想拈花惹草。他家裏除去妻子以外，原已有個老婆，在失意落魄之際，倒也噫寒問暖，可以相守寂寞；可是當他袍笏登場以後，試又不免小兒得志起來，自謂白頭還須紅顏相伴，戀上了一個雙九年華的少女。本來這官貴人，在外打幾個小公館，也是數見不鮮的事，但是趙醜却因自己身爲「教育之長」，怕人間話，惹出是非來；同時也因爲外面對這件事，沸沸揚揚，對他本人，頗有不利的風聲，於是才想一勞永逸，索性把這女人，弄回家去。然而一來恐家裏妻妾反對，二來以堂堂「教育部長」納寵，究屬有礙官箴；不知怎樣，竟給他想入非，居然定出一條「移花接木」絕妙好計來。他忽然對外宣布說：要在某月某日爲他兒子討媳婦了。到了吉日那天，禮堂上的新郎，雖然一些不錯，確實由他那寶貝兒子扮演着；新娘呢，則相識的人，無不知道是他那位新寵。這一對真是破天荒的結合，不知他父子訂了怎樣的「君子協定」，才能成立這一回婚慶的解的，於是這件事就立刻鬧得傳布了整個南京，滿城風雨，到處飛着傳單，揭發這件醜史的內容。不久以後，汪逆就調示趙醜自請辭職，調任爲上海大學校長；這一樁孽案，才算了事。不過也有人講，趙醜這回事，雖確是狗彘不食，但偽組織中，昏天黑地的事，遠勝於此者實還不勝枚舉，然而趙却因此得罪被斥，其

他還不是文風不動的，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嗎？趙之所以會給人揭發，還不是因為非在嫡系，才為汪系抓住把柄，乘機下石而已，否則，「教育部長」不能做，「上海大學」校長倒可以做得嗎？這話是否還有理由，明眼人不難自悟之。

趙魏以風化案而偽教長被開下台，但另有一醜，也經過風化案，却至今安於其位。這人也非汪系，他和趙魏，並非有幸有不幸，不過全看靠山硬不硬，有無偽方的主子為之撐腰與否而已。說起此醜，好像姓名要比趙魏熟識得多。在我國先進教育界中算他是敗類也好，是怪物也好，提起江亢虎，却很少人不知道的。江魏過去歷史知道的人很多，我們在此，也不必再加贅述。他現在偽組織中，是偽考試院長，官雖閑而却尊，他的獲得此職，也是以名流身份與汪逆拉攏，而並非以汪系姿態出現的。現在且慢談他的風化案，先談他在南京一兩件膾炙人口的瑣事，則他的下流惡毒，一方面固可令人發冷，另一方面却也可以供人佐酒，（要是現在當局禁酒，却也可以令人噴飯）。南京大小偽官，無不以吏為商，或是與敵人勾結，私運禁物，或是濫用職權，敲詐剝削，或是專斷專賣，或是操縱金融，囤積居奇；唯有江魏，則異想天開，生財別有大道，利用其京滬路火車路收偽運費和站檢證，大做其販運商，與一般做小生意的商賈爭利。所以在京滬路

上只見川流不息的一回兒由南京到上海，一回兒由上海到南京；上車下車，老是大箱小籠，一帶百餘件，箱中全是華洋百貨。據說「老江」這生意，確是將本求利，倒也不本真利呢？所以江魏的做販賣生意，也可算得膾炙人口的一回事。另一回是江魏大賺客，也是譽滿偽組織的著名笑史。江魏有一回大約是做販賣生意賺了錢，向來不輕易宴客的他忽然在自己私宅裏大請其客。不知這是一股偽高級官吏應酬忙，略嘗一箸就走了呢；還是江逆那天的菜香不能入口，以致剩下的殘羹殘肴很多？江魏深覺之可惜，自己一人吃，則肚子裏又裝不下許多，想考之下，覺得很可以把握這殘席利用一下，做個方便人情，於是立刻發出通知，約偽考試院的全體女職員明午補到江魏家去吃飯。不料這席酒菜以「貴客」固然有餘，可是以其殘席棄自己舊下的花瓶，却成了個多粥少，當然不敷起來。江魏見此情形，急中生智，立刻提個自做水餃吃。於是雇雞鴨，為了討好「財長」，就大家玉手纖纖，全部動員起來。不一回鍋湯餃熟，大家填飽了肚子，抹抹油嘴，都向「財長」道謝而去，不料會計處月終送薪水到那些花瓶處去時，却給她們每人扣掉了二十元，在收條上註明「院長官客水餃費」幾個字，可憐那等為生活而下水的花瓶，對之也只有自認晦氣而已。

- 一、重慶大公報訊：中樞頃重訂蘇皖區域軍政工作一元化方針，（一）已有省黨部及省政府之聲份，中央不另設類似機構；（二）省黨部及省政府應深入各省省境，粗訓民衆；（三）中央與地方配合規畫軍政工作；（四）地方收復後應即恢復一切省黨部之聲份組織。
- 二、本刊訊：江蘇省政府新任秘書長陳廉，新任民政廳長陳柱清，奉來滬地應參加全國行政會議之財政廳長賈士毅，教育廳長金宗澤，定七月五日前後，聯袂赴皖北太和江蘇省政府現駐地任所。陳氏等均受中樞之指示，抵任後，將積極推動蘇省復員復興各項準備工作。
- 三、陷區息：海米市黑價，已漲至每市石一萬二千元至一萬三千元。
- 四、本刊訊：江蘇旅滬同鄉會新會所業已工竣，定七月五日舉行落成典禮，並將依預定計劃，連續舉行盛大會七次。

簡訊

六、新四軍的泛濫三時

梅嶺總部本受蔣編制，曾防共軍...

江抗偵知忠救十支軍紀律嚴後，表面...

江抗獲得鄧都和十支隊大部槍械，...

江抗的策略是速交近攻，助小除強，...

高都因迫近鐵路，江抗雖存兼併之...

高都因迫近鐵路，江抗雖存兼併之...

第五期

新四軍新整編，其編制極宜...

江抗與忠救一二支作戰不利，伴...

高都自入山後，江抗又高飛遠颺...

忠救與江抗又相協攻至黃土塔附近...

七、忠救開山整訓後的局勢

游擊隊與民衆產生的武力，環境...

敵林其青三十餘家之...

民衆隨高都進山整訓的消息，有如晴...

高都進山以後，忠救兩行署...

忠救與江抗又相協攻至黃土塔附近...

高都進山以後，忠救兩行署...

保安團在敵人進攻山又橋一役，曾克復郎溪城，留下了光榮的戰績。

高氏聽到克復郎溪的消息，異常欣喜，覺得不負數年來的慘澹經營，江南的民衆，尤與高氏親，帶了大批東西，入山來慰勞。

忠救全部進山以後，駐孝豐附近整訓，將全部編成三團。

山裏很樂觀，可是陷區方面，其是不堪回首話當年了。

八、敵偽控制下的鐵北

鐵北自優良部隊進山以後，敵人開始控制陷區，先用力量壓迫殘留的壞隊伍，受編爲自衛團，供其利用。

這時，丁松齡謊稱有衆三千，係上海反正的偽軍，和江抗殘餘部隊混合編成，行署即派郭麗生王世見高祖羔前往結驗，實則江抗利用丁松齡，企圖復到澄錫境內活動。

高氏久等部隊不至，即向行署報告無法點驗，準備回山。地方民衆見高氏重返陷區，即將地方自高離開後，所受之痛苦，詳訴空留。

同時行署對高報告，未有表示，高亦未便擅離，乘此集合舊部，再從事游擊，一面等候丁部究竟。

那知千呼萬喚始出現之丁部即爲昔日退向上海附近的江抗，丁行動受監察，江

抗迅將忠救殘留部隊高杏實，陳肖平等繳械，活動于澄錫地區，同時極端煽再率部由丹陽過石塘灣，穿過高部活動地區而駐屯焦溪，雙方呼應，聲勢浩大。

江抗這次重返鐵北，即抱仇殺主義，凡地方與忠救有舊的，悉遭慘戮，凡不信仰他的民衆，即稱爲頑固派，亦有殺頭的資格，計澄錫兩縣被殺民衆有三千人以上，流亡在外者有七千餘人。

高部亦被江抗認爲反共的中堅，如能剷除高部，所餘如高杏實盧桂林等，均不起政治作用。

江抗由團長張開利率部千餘人，從焦溪進襲高氏，激戰一夜，高部損失極微，江抗則死傷衆衆，從此江抗不敢小覷高部。

高氏在敵偽匪三重壓力之下，孤軍奮鬥，自非易事，但高氏絕不消極，認爲能多支撐一天，即敵偽匪企圖無法實現一天。

九、忠救二度出山敵偽清鄉大掃蕩

整訓以後的忠救，奉命重開陷區活動。第一團開澄錫廣，第二團開錫武宜，第三團蘇嘉湖，目的在控制京滬路和蘇嘉路。

論理第一團應先到路北，不料第一團沒有在太湖地區過鐵路，却和三團全至吳

江，再越過鐵路。過路時遭敵截擊，僅過二個營，這兩個營到了常熟，却正遇到敵偽清鄉，在田莊停留下來，不敢前進。忠救在雪堰橋的敵軍第二團，急于到達焦溪，以便接應田莊的一團，會同新四軍江抗部隊。高氏對該隊首盡籌謀的責任，再代募餉項，製棉軍衣，利用偽組織名義，掩護忠救的傷兵醫院，最後敵助敵敵指揮劉緯出險。

忠救和江抗發生幾次艱苦的戰鬥，終究達到會師的目的，將江抗屬軍沿江一帶，在鐵北重新完成剿匪的任務。

常錫敵寇，對忠救的勢力，大起恐慌，發動三千人以上的大掃蕩。忠救獲勝之後，士氣旺盛異常，決定以全力來迎擊連犯的敵寇。敵寇認爲忠救不致拚死抵抗，事出於意外，各路遭受重大打擊，忠救獲獲甚多，造成空前的勝利。

這一月十六日第三次清鄉，敵出動高人以上，壓迫忠救主力渡江而北，轉即包圍高部。高部以衆寡懸殊，受圍於前洲，被俘官佐六十餘名，敵以機關槍射，成從擊就義，無一乞降，市民莫不流淚。

十、鐵北及孝游前線

就鐵北現狀看，游擊勢力已一掃而空，敵偽清鄉機構，相當嚴密，不過敵人的缺點，並不能把這多量兵員，永久放在一處。現在敵人將鐵北的隊伍，移到路南來

清鄉，敵北敵人的據點已撤去很多。已有很多零星部隊，在發動游擊。

江南是適宜小部隊的地區，因交通便利，地面狹小，不適宜大部隊的生存，但沒有大部隊，游擊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今後大部隊要儘量協助小部隊的發展，使他負起阻礙敵偽發展之責任來。

江南的游擊隊，根本沒有統一過。今

後方江蘇同鄉機構之動態

(二)

之起

茲將本刊在最近接得各地江蘇同鄉會的動態，繼續彙誌如左：

恩施

這裏是湖北省戰時的省會，各色各樣的軍政專人員，都在這裏艱苦的工作著，其中有一大部份是江蘇同鄉。大家相連在他鄉，自然倍覺親切，先在三十年的春天，由若干同鄉，發起在土橋場民享食堂舉行了一次聚餐，不期而會的達一百二十餘人。大家在互訴著故鄉的一切消息時，都感得有組織旅鄂同鄉會的需要；於是當場推定施方白、蔣素、唐希賢、唐仁儒、陶恕、劉子亞、展恆舉、徐道卿、蔣洪泉、何其可、卞大章等十一人為籌備員，計劃一切進行事宜。

但因爲同鄉散處鄂境各地，加以籌備中有先後離開恩施的，以至同鄉會之籌備工作，未能順利進行；直到三十二年的秋

後游擊領袖，再不能沒有統一的意圖。第一先須做到不生磨擦，以抗敵愛民之風相砥礪。

今後的工作，必難于往昔的打游擊。因敵人對付游擊隊的辦法，日有進步，處處捉住游擊隊的弱點進攻。今後的游擊隊，在紀律上，防務上沒有改進，決無成功的可能。

季，因爲陪都江蘇同鄉會總幹鈕長耀，奉社會部命赴恩施視察，在鄂同鄉，復于民享食堂舉行聚餐會，大家聽到鈕氏報告各地同鄉之動態及同鄉會的發展情形，到會的一百數十人，益感旅鄂同鄉會有從速成立之必要，于是立刻辦理會員登記，起草組織章程，并正式定於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恩施民衆教育館內舉行成立大會，用最突擊的方式籌備一切，大家一致渴望的旅鄂同鄉會，便正式的誕生了。

成立大會選舉職員的結果：計施方白、唐仁儒、蔣維影、徐道卿、宣博煊、陸俊人、蔣洪泉、陶建初、何其可、秦澤伯、沙鳳歧十二人，當選爲理事；董奎先、陳潤東、屠其章、卞大章、李澤民等五人，當選爲候補理事；蔣素、展恆舉、曾受、汪蔭芝、程正等五人，當選爲監事；吳煥熙、喬福鼎、蔡潤等三人，當選爲候

補監事。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開首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互推施方白爲總幹、徐道卿等三人爲常務理事，蔣素爲常務監事，並推定宣傳、陳俊人兩人爲正副總幹事。

江蘇旅鄂同鄉會成立迄今已將八個月了，關於會務推進，略如下述各端：

甲) 創始時期：舉行會員登記，通訊聯絡，募捐基金，及編印「江蘇通訊」刊物。

乙) 實施時期：舉辦介紹職業，救濟孤寡，諮詢醫藥各項事業，并定期舉行聯席會。

丙) 發展時期：擬籌建會所，提倡合作，創辦學校，開闢公墓，補助返籍，及策勵復員工作。

自貢

自貢市爲後方糧食中心，機關銀行林立，江蘇人士之旅居是地者不少。近接張國政君函告該地同鄉會籌設經過甚詳：遠在民國二十九年，旅江蘇人士繆秋杰、錢彤夫、董仙舟、嚴達青、曹覺塵等，即有籌組江蘇旅自貢同鄉會之議；惟以各人公務忙碌，未能正式成立，迨至三十二年冬季，同鄉之來貢者益見衆多，再由張拔、程子超、錢彤夫、曹福元等積極籌備，不數旬而組織告成。

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自貢市江蘇同鄉會，在市黨部大禮堂，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出席同鄉計達二百餘人，由市黨部書記長光祿出席指導，演說一堂，情況極爲熱烈。

到會者頗多，在該地... 大會... 繼續... 開... 形夫、胡... 辭職... 當選為... 關於會務進行...

... 舉行第二次... 選舉... 重要進行事項... 自費市江蘇同鄉... 會，便奠定了... 就會務進行事項...

... 辦理同鄉... 正在進行... 辦理... 以江蘇人士在自費市旅居者之衆多... 鄉會的前途... 一定能...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新 文 藝 新</h2>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印 刷 廠 有 份 限 公 司</p>		
<p>印刷廠</p> <p>中西賬簿 銀行支票 無... 書冊... 書籍雜誌 承印</p>		
<p>油墨廠</p> <p>大量出品 歡迎定購 書... 墨... 白墨煤油</p>		
<p>機器廠</p> <p>後方印刷機之新貢獻 各種式樣 專印... 花... 銅... 版圖畫</p>		
<p>出版部</p> <p>本書... 亞先... 新法... 所... 兵... 後... 疑... 手... 料... 高...</p>		
<p>廣州... 廣東... 汕頭... 香港... 上海...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西寧... 昆明... 貴陽... 蘭州... 西寧... 昆明... 貴陽... 蘭州... 西寧... 昆明... 貴陽...</p>		

復蘇茶座

中華書局
條經

小官

唯德子曰：古之天官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

我這孟子也有這般類似的話，所謂「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而「推」字所說的是「古之大官」而已，不知道這究竟是有條子抄襲了孟子，還是無心與孟子相同？但自從孟子說了這句話，沿襲下來，大家都公認「推」字為「推」字，以為「推」字無奇，無官條子，難免這兩句，以為「推」字無奇，無非和「推」字及「人」的意思，是同樣解釋。後來有一個朋友告訴我，這「推」字的一段故事，才知道這個「推」字另有妙解。或者從前一般食古不化的「推」字，和「推」字的人，（包括我在內）連孟子的「推」字和「推」字及「人」的「推」字，也都完全解釋錯了。

我那朋友所說的故事，發生在去年，他在一個辦公事務機關裏服務，照規矩他存平價油卡價煤可領，卻幾個月沒有領着。他就一再去問經辦的人和主管，起初得不到確切的回答；後來問急了，主管才說：

復蘇茶座 第二卷 第五期

「日用必需品管理處領煤的通知單來了，而且已經由車房開到車房去了。那朋友因為煤單印給煤房的人去了」。那朋友一丟手就可以說煤單沒去，請煤房發煤單的「阿」，主管說：「這已經過了期，照章不轉補發，所以煤單沒去」。那朋友忍不住憤憤地問：「煤單沒去，煤房發煤單的事是誰辦的？」主管說：「這是在該負責的？」主管笑着說：「這是在該負責的某某辦的，煤單沒去，煤房發煤單的事是誰辦的？」主管說：「這是在該負責的某某辦的，煤單沒去，煤房發煤單的事是誰辦的？」

這個故事，使我連想連想故鄉有一夜開窗聽的兒歌，中間有這麼一段：……
……
……
……
……
……

阿平呢？
肥滿頭差機快發囉！
樹呢？
做隻扁担呢？
扁担呢？
接連連呢？
扁担槓頭呢？
燒飯燒脫哉。
灰呢？
整件田呢？
田呢？
買前村黃子生老壽？
黃子生呢？
死呢？
死人呢？
葬在呢？

二五

泥呢？

一陣大風吹散我。

風呢？

天上去哉。……

這一節兒歌，正可作為上面官僚子說的那幾句的註解；同時，從這裏我們也可以領略到推字的正解。如果把這節兒歌和

我那朋友與主官的問答對照一下，越顯得推字的妙用無窮。但不知官僚子說的推字訣，還是像我一樣地，從那兒歌裏悟出來的呢？還是這兒歌受了官僚子的影響，才自然地成為兒歌，流播於社會間的？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先有兒歌，後有官僚子的話；這個推字，竟可以說是我大民族的自

然美德。如果是後者，先有官僚子的話，後有這兒歌，那也可見官僚子的勢力，老早就深入社會，它的神髓，竟自然而然地變化為小孩子自幼就念誦的兒歌。總之不論前者或後者，在我這樣枉讀幾句死書沒有讀得通的人看起來，都不得不竭誠贊嘆，說一聲「奇歎感哉」了！

略辨粟麥齋隨筆

范放

(七)官農比值

雖說公務員清苦，白銀三千，黃米一石，產生出來談何容易？不表白銀；單說米，混而統之，每人（連家屬米）每月以一市石計，一年十二市石，這十二市石，至少要一個農夫耕耘，而欄中老牛，廚下炊婦，以及大兒仁根提草喂牛，二女弄寶研枝作薪，乘車齊舉，這生產費用真是難說。而公務員呢？苟有出生入死的行為，則每月受此白銀三千，黃米一石，可云無愧；然據我所接觸，他們生活得平常，工作得平常，平常到無以復加，或許分工得太細了，我察不出他們個人可證實的偉大力量。

少農夫揮汗？農婦腰酸？故曰：以現在公務員與農夫報地相當，不值！不值！「有十分力即出十分力」！記得唐諷有「越王勾踐沼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宮殿，至今惟聞鷓鴣啼」前三句，頗令我涉遐想，爰效靈胡調曰「國主蔣公殲敵歸，百官還都解纜衣，庖有火腿庭有車，至今猶存軋士香」（軋士合汽油也）如此，百官赫赫之光，翩翩而去，舞躍於紫金山下，豈不驕歎？

更該責備的，不知有多少。范君在本節中，放過了更該責備的人，卻單責備社會上認為該同情的人，編者以為他一定含有這樣的兩層意思：一、公務員的生活縱值得同情，不該為了同情便放鬆了責備；二、單責備該同情的，自然不該同情的更該痛責，如此，便無異加澤一臂責備其他不該同情的人；讀者對本節，該作如是觀。

(八)大公報應得之賞

我國抗戰七年，合二千五百五十五日，得社論如上數。此七年中，我國抗戰情勢常在陰霾中；有時似乎開朗，不久即密雲又合；因之，我「寄沉痛於希望」，只有無間斷讀他社論。你想：世界事，家國事，有時如山洪暴發，有時如雨過天青；有時似春光明媚

：有時如秋色宜人；有時如微風漫漾，有時如鳥雲四合；也總有一番大道理，說來真真動人。

七年中我不寂寞，應歸功於他。

大局收平，論功行賞，該報抑止多少信心不堅的人心，雖苦猶甘，似乎同樣可得一座青天白日勳章。

(九) 期望勝利過切

二十六年冬，在避難途中，我們一起雜處在一只運兵差船上，與房艙中數個軍官談話；那時正東戰場挫敗，首都淪陷，西遷之人，如潮洶湧，情勢相當慘淡。

在談話中，某軍官說，蘆溝橋事變以前，人等指責政府不戰；迨政府毅然奮起而抗敵，軍事失利，則又指責政府準備未充，輕率用兵，其左右不是云云。我們不能否認當時民間沒有這個觀點。

兩國相鬥，由怨釀之漸積而來，擊死一個公使，不一定造成戰爭；擊死兩個，還不至於興兵；直到三個以上，就無可猶疑了。何況中國同日本，七十年來，有比擊死大使更嚴重的許多事件乎？因此這戰爭，縱使不爆發於廿六年七月七日，或許後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延至今年本月的明天，總有一個爆發的時候。故這苦果總要給你吃，逃避不脫，只不過或在你童子時，青年時，或老年時而已。

我曾想：假使戰爭到今天還沒有爆發

，中國同日本還保持着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的情況。（事實上自然是決不可能的）則過的日子，亦平常得很，並不神奇；一番慷慨死氣，與同胞現在期望勝利過切一樣痛苦：

一、年年九一八、五九、八一三。照例開會誌哀，街頭稀疏地貼些標語，七年如故；

二、迷惑於精神勝過物質論；辯駁真能論；四萬萬人每人一口吐沫可以淹死日本人論；

三、日本內部不穩，可能爆發革命論；日本糧食不足論；海軍船艦搖搖欲傾論；（記得×××先生曾在大公報談過）

類此者寫不盡許多。非有疾風，無以知勁草；非從實戰，無以知其力；我們現在才得領教了他們的優點及劣點，認識了我們同樣尊貴的優點及劣點。現在，我們欣幸這一種艱苦卓絕的抗戰卷，差不多已向世界交納了。（自然正待努力）但是，一朝雷訊傳來，三軍解甲歸田，則我又將悵然若失，以為這驚天動地的事，竟如夏雨一樣，一陣過去了嗎？

(十) 拍案驚奇

抗戰發生，竟料不到會打出兩大陣營，雖然蔣主席是早料到的，但我卻確實沒有料到。蔣主席之料到，是蔣主席的所以成爲蔣主席，我的沒有料到，亦即我之所以

僅能成爲我。依我看起來：這情形正如唐僧取經，阿羅有南海觀音；仁貴征東，暗中有梨花老母也。

假使不這樣，我國可能要被日本打敗。那時我們退回南京，由韓王克敏拈鬚曰：「世事不過如此，何必頂真！」那時非但失掉面子，且將氣死。

想想好險，真使人捏一把汗。（這雖是說的我自己。蔣主席自然是不會的）。這情形真同「傳奇」，更少不了寫入「拍案驚奇」中（拍案驚奇爲民間筆記小說，但或許有些人，提起筆來，用一流行的囉囉題目，曰「抗戰與和平之理論與實際及其內在的必然因素之探討」來寫一篇文章，自詡其先見之明，那就如滿口舌，唇燥舌裂，索然乏味了。

(十一) 向日兵狂吻說

新華日報，常常涉着「日本士兵，每勞苦人民的子弟，在日本軍閥財閥欺壓之下，來華作戰」。這話又恨又愛論，或許另有高見。但我總覺得有些「言不由衷」。從環處設想，可使我士兵在前線不願堅守平漢路，懶打密芝那，怕傷害那些受屈的人，一意只想帶到他們，直前擁抱起來，互相狂吻，熱淚交流哩。

現代戰爭，也可說是一國之內人民的合夥貿易（因爲是全國意志的累積），兩願同向一個敵人戰爭，則成聯盟的合夥貿易

復蘇信箱

關於等待主義答復的懷疑和抗議

(下)

解法

薛明劍先生的 另一答復

讀了關於等待主義答復的懷疑和抗議，——劉敏德和善子兩先生的來信，我也有一些意見和經驗，寫出來供兩位先生參考。不敢說一定對，不過我對人生觀，是一直作如是觀和如是幹的。

我以為每個人生的時間很短促，在這很短促的過程中，每個人應該立願為社會服務，而不該只希望社會能夠使我滿足慾望。古人早已有「不如意事常八九」的老話，故我主張人生社會一天，只求盡一天力量，做一天事情，不必問成敗和得失。我在十年前，偶然寫了一副對（不算對只好算兩句話）叫做「做事須盡全力」，「得失毋動於中」，掛在我的辦事室裏作為我的座右銘。雖然有時不能學到太上忘情，未免仍要有得失的觀念，却是要做就做，從來未有像劉先生所說朋友中間老弟丈人的，反覆懊悔的情形。我又常常說笑話，勸人多學學阿Q作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風，一切事情不要太主觀，太認真，譬如我無暇錢造花園，幫助朋友造個花園，游朋友的花園，心中就覺我自己造的，自然也會一樣愉快。又譬如我羨慕某人某一事的成功，或古人某一文章做得好，我就細細研究其成功之道，多讀他幾遍，就算我前世的成功和運作，亦無不可。總之行動不要等待，成功不必自我。劉先生朋友的老兄和老弟丈人買田等待穀子漲價的行為，實際僅僅是拿游資來囤積，不能算事業，也就是所謂靠天吃飯或靠祖產生活，不是自力更生辦法，即使成功，即使發財，亦是做伴，要不得的，我們都不能贊同，更不要羨慕他。我們應該要學學赤手空拳和命運奮鬥，完成真正創立生產事業。即使失敗，只求心之所安，不必等待，不必靠命運。

我生平最喜歡多學，也最喜歡多做，從十七歲至現在，雖然短短的三十三年，但是農工商學兵，無一項不會去嘗過滋味。就拿做工來說，廿多年來，也做了不少種類，不僅是十改行，簡直可說百改行。

（話也要說回來了，滋味儘管嘗得多，但始終有一二項做我中心工作，譬如拿食衣兩項工業，做我的中心工作，就把原料和材料以及成品運輸的事業，作我的補助工作。又譬如拿辦工業為中心工作，就運輸貿易保險銀行，就算橫的扶助工作；教育技管的人才，研究原料的農作，以及勞工福利等等，就算是縱的工作。）

過去我的計畫，我所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成功，然而經驗告訴我，比在學校裏和書本上學到的還多，我固不勸人見異思遷，也不勸人像我一樣來做犧牲的事情，然而即就善子先生來說，至少知道一些做活獅王的方法，知道一些做公務員的注意，知道一些做其他職業的滋味。古人說得好，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善子先生也是一個儒者，希望你多知道一些社會實際情形，將來做起事情，負起責任，就多了不少的實際經驗，千萬不要因為看不慣的事情多，就敬而遠之。要知天下事情，如善子先生個盡如人意，用不著我和你再談做，也更用不著你我再活在世界上浪費寶貴的物

資。再有一些要講說明的，我的好友李仲耕先生，精通命理，頗多言中，過去算過我五十歲流年最壞，是年干癸，癸不可做新事業，五十一歲以後，是我最佳時期，可放手做去。我在五十歲的一年，就自己想，我們現在要以陽歷計算了，在川言川，也要以四川計算年紀的方法來作算。這樣現在我只四十九歲，尚可不必須顧忌。到了五十一歲了，我又自認已是五十一歲，可以放手大做了，這也是用阿Q精神來解決命運觀念的一法。像我在五十歲時，自己恐怕也要和兩位所說的未免灰黯頹廢，不敢進取，我就在頭一天元旦起身

後，拿七八年朝夕相伴的制，自己用刺刀刺去，自認只有三十歲年紀，並且在元旦偶成五首中有一首云：「弱冠鬚眉雅五旬，振衣屢起鏡疑頻，無須丁謂臨風拂，還我匡廬面目真」。總之一切的一切，只有在我自己，不是在命運。再有一句最要緊的話，就是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應該有下棋一樣的心情，輸了也不必在意，何妨再來一局。最後我勸兩位先生，你們想「你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那就又要用得到我上面說的「做事須盡全力」得毋動於中」的老調了。但是千萬不要採取等特主義，要知世界一切的一切，都可以

做我們的學問看經驗看。
兩位先生的學問愈博，經驗愈多，再來決定做一件根本的事情，一定可以保險你成功。講到這裏，我想或許又與周克寬做那件事情好，我也可以拿俗話說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來答復。若就百下現狀來說，當然從事生產事業最好，并且一切可因生產多而使今日經濟物資都得解決，抗戰和勝利就可更不成問題了。再會吧，祝
兩位先生向前程努力！
三三、五、一五、拜期劍

怎樣突破戀愛造成的痛苦氛圍？

曼麗女士：
很抱歉不能能如你的希望，把覆函在本刊第四期刊出；但我自信確能瞭解你的苦痛，而且對你所提出的問題，除了你所亟待解決的問題以外，關於造成這種事實的原因，也很重視，認爲極有討論價值。所以在沒有答覆你的以前，先把你來函刊出，徵求讀者們參加討論。

編者的答覆

寫這覆函的時候，第四期出版不滿三天，所以還沒有接到讀者們的來函，現在

先把我的意見答覆你，希望你能參攷這意見，堅強地突破包圍你的痛苦氛圍！

戀愛的分析

戀愛最容易變……戀愛的本質就是變……由戀到愛的變之過程

頭，後一個字卻又配上變字的脚，我以為這很有意思！這樣的寫法，不但說明了戀愛最容易變而且同時也說明了戀愛的本質是變。因爲它容易變，所以一個人一跌入戀

中國字「戀愛」二字的現代寫法，前一個字配上變字的

愛的圈子，便會失卻了理智的平靜，轉入或地一會兒會兒感覺甜蜜美滿，變得很高興；一會兒痛苦煩悶，變得很失意。又因爲它的本質就是變，所以從頭到底都在變，變得好的，昇華了戀，貞固了愛；變得壞的，粘着了戀，揚棄了愛！
戀和愛普通都連起來說，專指男女的愛；但如果分開來說，意義便稍有不同。戀的動機，帶有生理滿足的傾向；愛的形成，則以精神瞭解爲基礎；再說得清楚些：戀是慾望的，感情的，所以是盲目的；而愛則是情感慾望，經過了理智的洗鍊，

所以是穩定的，既能貞固的。再把戀愛兩字合起來說，它不但分別了男女之愛和別種的愛；同時也指出男女之愛變的過程，是該由戀愛到愛，也即是由流動的愛，變到貞固的愛。如果變得不能完全，永遠在變裏面兜圈子，他（或她）的鼻子前會永遠貼着一個夢裏情人，必然將經常地和現實矛盾衝突，因而在痛苦的深淵裏愈陷愈深，沒法自拔。

人是有血有肉的動物，不能沒有慾望，沒有情感；但慾望和情感，都是放縱不得的；所以必需時以理智為節制，把理智來審查情感，洗煉情感，因而昇華了慾望。能這樣，才能由戀愛到愛，由流動到貞固，完成了男女之愛的變的過程。

上面一大段關於戀愛的分析，或者你要以為這是在說教，與你所迫切希望解決的問題無關；但我以為這正是造成你痛苦氛圍的基本原因，而且我所解答的，也都以這些理論作基礎，所以不得不先提出來說一說。

現在來檢點你迫切希望解決的事實：

夢裏人情

從你的來信中，我想象你是一個富於理想，而又十分熱情的少女；你年青，你美麗，你很有魅力，（從你確信自己能很容易地從B的女友手中奪到B，可以猜測得出來）。你又很「孤

獨」，在生理心理方面，自然都很迫切需要一個伴侶。你一定早有一個夢裏情人的想象，但這個想象是並不十分確定的；所以你一遇見了A，環境和機緣使你和他接近，於是你便對A發生興趣；再加上他那時的境遇比現在好，他藉了這境遇，有機會表現他的嚴肅，他的英俊，他的善於用人的優點給你看；於是你更對他欽佩，對他崇拜信仰，於是你便誇張地把他當作你的夢裏情人；你的感情蒙蔽着你，使你看不見他的缺點；正如普魯斯特說的：「戀愛是主觀的，我們並非愛有血有肉的人物，卻是愛我們所創造的人物」。那時你所愛的，實在也不是有血有肉的A，而是你想象所創造的夢裏情人。所以時間一長久，環境一變遷，你的夢就醒了；你看到了現實的A：一個小商人的子弟，家世清寒，學識不廣博，非常平庸；於是你失望，你後悔，你煩悶，你痛苦；這是每一個跌在戀愛圈子裏的人所容易有的錯誤，自然不是你個人獨有的錯誤。但你以前被感情的精衣蒙蔽着，使你祇看見A的嚴肅、英俊、能用人；感情能產生精衣，它的反動也能產生毒藥；現在你的幻象破滅，發見了A的許多缺點，而且幾乎祇看見他的缺點，安知又不是感情的毒藥蒙蔽了你呢？別的不說，「英俊」和「平庸」是兩個極端；你的感覺，從前和現在，會從這個極端跑到那個極端；足見你的情感，也已經從這個極端跑到了那個極端；如果是這樣，我很擔心你的眼睛：從前給感情的精衣所蒙蔽的，現在也很可能給感情的毒藥所蒙蔽。

環境和戀愛

我佩服你的坦白，你說「一個環境產生一種心情」

這是很對的！環境很能左右戀愛，尤其是在戀的時期；它能供給機緣，使兩個漠不相關的人一見生情，或從無情而漸漸進有情；它更能使戀愛者有表現其才能和優越的可能。但過分讓環境左右感情，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你失卻了主動，環境會支配你，引導你，使你墮入痛苦的天堂；也會支配你，引導你，使你墮入痛苦的地獄。而且你對於A，如果因為他從前的地位能支配人，顯得他嚴肅英俊善用人；現在環境變異，不能再繼續讓他表現，便認為他平庸，（這是我的猜想，事實不知是否如此）這是不大公允的。另外，你更該知道，一個人的優點往往潛藏在裏面，要有機會——適宜的環境——才能表現出來；A的境遇既不如前，你對他如前保留一絲情感，更該盡你所能做的，仔細地探察他沒有潛藏而沒有被你發現的其他的優點。

家庭親屬的……理想關係

你爲了什麼，一面對着你的家庭父母，你的親屬姊妹，你過去的理想，你常會黯然淚下，我可以想象你煩惱到怎樣的程度！同時也可以想象出：你的家庭父母，因爲A家世清寒，反對你們的相愛；你的親屬姊妹，因爲A是小商人的子弟，鄙視你們的結合；但你自己既相信不是一個愚蠢榮的女人，我以爲這些不該成爲你現在對A失望，因而時常「黯然淚下」的原因；——即使是許多原因中最小的原因。至於說到你的理想，世界上決沒有完全合乎理想，像你想象中確定或不確定的愛裏情人。雖然你的感情，會在某時期，藉你所愛的某一個人，誇張爲夢裏情人；但所有有肉的人，畢竟是都有缺點的；決不會像你的夢裏情人那樣完美無缺地合於理想的；所以你遲早總會發覺你事實上的愛人並不是夢裏情人。這個時候，便是由戀愛愛的過渡時期；你如果能用理智平靜地審查他的缺點優點，再從他的缺點優點中，去求取對他的真切瞭解。萬一你獲得了瞭解，對他的優點，依然崇拜；對他的缺點，也願意容忍；同時更相信他會同程度地瞭解你，崇拜你，容忍你，於是彼此互相瞭解，便有了更緊要的關係。這過程之可

能。反之，如果你縱放你的熱情，執着你的夢裏情人，必將如上文所說的，縱使你追求了一世，你也不會得到愛情的滿足，你將經常陷於苦悶的深淵！

生活趣味

我談這些話，並不是要你必須是戀愛到愛的基礎，需勉強維持對A的戀情。但我以爲你要放棄A，祇有一個理由，那便是生活趣味的不能相同。因爲生活趣味的相同，是互相瞭解互相信賴的基礎；盲目的戀，雖能扭合生活趣味不同的人在一起，但它是不可能完成男女之愛變的過程，而進於真切貞固的愛的。仔細玩索你的來信，似乎你富熱情而偏於理想，A則較實際而長於事務，生活趣味並不完全相同；——但我所說的至多似乎不完全相同而已；——如果你能審慎地探察：確實感覺你和A的生活趣味，不但不完全相同，而且完全不同，絕沒有相互瞭解的可能；你自然可以坦白地將你的感覺告訴A，中止過去戀的關係；因爲勉強維持下去，於你於A，都不會有幸福。但你的來信對這點，說得太少；我的判斷祇根據我在來函中得到的印象，自然不會十分確切可靠。至於你對B的關係，你所見到的B的優點，是否也是受感情糖衣的欺騙？你會不會過一個時期，換一個環境，像對A一樣地，對B也發覺了另一種缺點，因而悔恨，失望，痛苦，煩悶？這些你固然

都必需慎重。同時，B又是已有愛人的人，你未來的和B的關係，不但關係着B和你，而且也關係着B的愛人。你如果能確切認清B和現在的愛人的愛是錯誤的，不會有幸福的；祇有你和B在一起時會有幸福；——這種認識雖然是困難而且危險的——你自然也不妨勇敢地向B進攻，把他奪取到手裏；但如其你的認識不正確，那就可能使你陷於B，B的愛人都陷於更大的苦痛，所以你尤其該慎重！

最後的結論

說得已經太多了！最後的結論，我勸告你：你不必哭泣，不必悔恨，不必猶豫，你不能放縱你的情感，你必需堅強起來，是頗爲困難的；——你必需冷靜地運用你的理智，來發掘引導你進發的熱情；你如果對A還覺得「不滿意」他，你應排除對B的愛慕，努力發掘並認識A的優點；瞭解並容忍他的缺點；你如果確實感覺和A的生活趣味不調，沒有建立瞭解，繼續崇拜他的優點，容忍他的缺點的可能，你就不必姑息，該早地切斷對A的愛。對B也是如此，你必需冷靜地尋找他的缺點，衡量他已發見的優點，仔細地估計與B結合後，自己的幸福與B和現在愛人的幸福，再決定你的方針。

(下文轉第五頁)

連載
小說

水斷

兒在

三、是你救了我？

燭五伏在柴堆裏，一手緊緊攥着文娟，身子一邊和四面，都堆壓着稻草。時候約摸三更，外面的槍聲，早已十分稀疏；但隔不了一會，依舊有一聲兩聲，夾着一陣兩陣遠近而模糊雜亂地大聲交互地響着。可是，個把鐘頭以前，就在這虛房隔達的屋子裏，響着的東洋兵的皮鞋聲，和他們的講着聽不懂的語聲，還有，似乎是鳳姨，又似乎是姑母，似乎是姑丈，又似乎是表姨，或者尤杏泉的男女驚呼聲，這時候也都寂了。文娟在聽到了那些聲音的時候，便頭頂跟脚跟渾身都抖得十分厲害，連滾在身上的和四邊的稻草，都牽動得簌簌地響。她聽了那時又害怕，又着急，心想：東洋兵一進進廟房，一定就會發覺她們藏匿的所在。她又不敢和文娟說話，只把地下緊緊地攥着。她覺得自己的心，勃勃地不住地跳着，幾乎要從胸膛裏直跳出口來。那跳動的聲音，簡直比東洋兵的砲聲還大。文娟只聽得轟隆隆地響成一片。她覺得這隔達的東洋兵會聽見，可是東洋兵竟沒進這屋子，在隔達亂了一陣，放了一陣槍，又切聲音就漸漸地靜下去；到現在

隔了那麼長久，近處竟沒再聽見那種可怕的聲音。漸漸地，文娟的抖住了，她自己的心跳的聲音，也小了下來。可是，她又擔心着地姑丈的一家。她知道個把鐘頭以前的那種響聲，不是好事；但不知道他們究竟怎樣。就是同寮在這屋裏躲身，邊柴堆裏的玉媽和桂香，這時怎樣。她也不知道。她更不明白外邊的情形。東洋兵還在不在街上？她假在柴堆裏能躲到幾時，或要躲到幾裏？她不敢害怕，卻又茫然地不知道如何才好。只怕沒聲兒地攪着文娟，靜聽着外面的動靜。

漸漸地，她覺得頭有些發脹，手腳都麻了；很想轉動一翻身，卻又躊躇着不敢。忽然，她鼻管裏聞得一陣很濃的焦糊氣，接着喉嚨裏有發發聲，身上覺得燥烘烘地發熱，地下意識地覺得不好。正在這時，文娟突然咳嗽，她自己也不住跟着咳嗽起來；同時，一陣近乎叫大驚覺灼痛的熱流，直逼過來；她本能地拉着文娟，亦顧一切，掙開了身上蓋着的，四面堆的稻草，直竄出來；還沒到地下，早聽得對面玉媽和桂香躲的柴堆裏，有人在尖聲着：「火！火！火！」她慌急中，也沒聽清楚這聲音是桂香，是玉媽？舉眼一看，只見滿屋都是黑烟，血紅的火焰，正從隔達直捲過來。玉媽桂香躲的那堆稻草，似乎已經燒燬。她來不及細想，連忙拉着文娟，從柴堆上跳下地來，衝出廚房，不沾地的走過旁邊的小天井，直奔到後門邊。後門還關着，她迅疾地開了門，便拉着文娟衝了出去。一走出門，便向東直奔；走了約摸幾十步，她覺得面前派派是火光，原來她正是從東邊延燒過來的；她本能地覺得不對，連忙又轉過身，向西衝去。才回身還沒走得兩步，忽聽得身後兵兵地響着，響着槍聲，她拉着的文娟，腳一軟，突然倒在地下。同時，聽得有人高聲喊着，她還沒聽清楚是說些什麼，早見斜刺裏跳出來一個人，攔住去路。她一抬頭，火光中瞧得分明，原來竟是一個頭戴鋼盔，手提步槍的東洋兵；那東洋兵把在右手指着地，又向她身後亂搖着，似乎在招呼什麼人。她茫然地站住了，神經似乎有些麻木了，忘了害怕，忘了逃避，也忘了思索。只睜大了兩個眼睛，呆呆地聽着那東洋兵

偵察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三九

猙獰而黑黑似在笑的臉，他左手裏的槍，頭上被火光照耀得有些發亮的鋼盔，她覺得他的嘴在那裏動，發出一種可怕而沒有意義的聲音；可是很奇怪，這種聲音像是從遠處發出來，漸漸漸近，十分宏大的很哩！——她生平並不會聽到過很響，但她覺得這是很響！她又瞧見他的右手又在揮動，這隻右手，火光中瞧得很清楚，烏黑而十分魁毅，那手背上還有一大塊黑斑。她茫然地瞧着那塊黑斑，漸漸地忘了這隻手，忘了這手的主人——東洋兵，只瞧見那黑斑在不住的動。她忽然又瞧見那揮動的黒斑，移到她左肩上，她覺得有什麼觸着她的肉體，她一跳，渾身都癢癢起來；可是她還茫然地不明白這是什麼意義。那黑斑突然迅疾地移到她的胸前，乳峯上又似乎觸着了什麼東西；她又是一跳，跟着更厲害的一陣癢癢；忽然像在惡夢裏醒了過來，似乎耳邊有人在說：「東洋兵！東洋兵！逃呀！你該逃呀！」她立刻又瞧見了那東洋兵，那猙獰黑黑似在笑的臉，他左手裏的槍，頭上被火光照耀得有些發亮的鋼盔，他正在動的嘴，他抓住她胸前大襟烏黑而有斑痕的手，他在用力拉着她，似乎叫她走。她立刻一掙，不知那裏來的這麼大的氣力，只聽得嘩的一聲，她居然掙脫了身，便拚命地向旁邊稻田裏衝去！她恍惚又聽得那猙獰似地聲音，夾雜着腳步聲，在她身後響起來；接

着又聽得接連兵馬地連珠似地的槍聲，她像一隻受驚的小鹿，騰雲駕霧地，只顧往前衝；不問高低，不辨方向，也不知道衝了多少時候，突然瞧見前面一條小河；河裏的水被遠處的火，照耀得反射着白閃閃的光影；後面的腳步聲槍聲，似乎都靜了下去。她喘息着回頭一望，火還在東邊燒着，半天都映得通紅，但已隔得比較遠了；這裏是靜靜的，沒有人，沒有火，沒有東洋兵！她意識到，她已跑到沈壞上離街最遠的西頭，她已暫時脫離了危險了！她突然覺得兩足發軟，再也支持不住自己的身體；她又感覺頭裏發昏，天旋地轉地再也站立不住；便倒在地上，頓時失了知覺！

X X X X X X X X X X

不知道隔了多少時候，她覺得很冷，兩腿濕濕地插在冰窖裏似地十分不舒服。渾身又疲軟，又沉重，像浸在水裏吸足了水份的棉花，想把身子移動一下，都一些使不出的氣力。耳朵裏只聽得一陣一陣轟轟隆隆，夾着兵馬兵馬的聲音，但這聲音似乎很遠。她糊裏糊塗地想着，天怎麼這樣奇怪，落着冰雹，同時還打着雷。定了定神，忽然想起這是東洋兵在那裏放着槍。她又想起滿街的大火，微微地睜開了眼睛，向四面一瞧，卻瞧不到耀眼的火先，只瞧見澄澈得水銀也似地月光，從天井裏面直射進來。她覺得有些詫異，忽然一個黑影，在她眼前一晃；她像驟然給迅雷

一響，想着這是東洋兵；疲軟而沉重的身子，不知那裏來的力量，像一個皮球似地，在地上十分迅疾地彈起來。她身子還沒站直，忽聽得一個溫和而穩熟的聲音，低低地在說：「不要怕，玉小姐！是我！」同時一隻大而有力的手，按住了她的肩膀。

她沒有分辨清楚是誰，但立刻知道不是東洋兵，是她的一個熟人。他的低沉而溫和的聲音，像充滿着無限力量，立刻趕走了她的驚悸，使她安定。同時她還覺得按在她肩膀上的那隻大手，並沒隔着衣服，像直接停留着她的肌膚上。那手雖然冰冷，卻也使她感覺着它的堅硬而有力。

她定了定神，在月光中注視着這人，漸漸地看清楚了是誰。

「你……你是尤杏泉……尤……先生！」她吃吃地說着。尤杏泉隨着嘴且初到金家的時候，金家上下，知道他會做過強盜，有些怕他，又有些瞧不起他；就是婢玉，雖然覺得他面相英俊，說話堅毅而有力，頗有些她想象中的英雄氣概，很有骨節，可是同時似乎也有些瞧不起他。所以，鳴且知照合家的人，都叫他尤先生；大家叫他的時候，都覺得格格不吐，總像有些不習慣似地；就是婢玉直到現在，也還免不掉有些如此。

「是的！婢玉小姐，你就叫我杏泉好

了，你剛才才過去，現在才醒，快睜下眼，再說一句，可杏泉接在輝玉肩膀上的手，輕輕地拍着她。突然他感覺他的手接觸着的地方，不僅溫軟而且有些滑膩；這個感覺，他的眼光顧着自己的手，過去，他的心頭不由得微微一震，跟着他的手也顫動了一下，像觸電似地，立刻縮了回去。

輝玉覺得有些異樣，向自己的肩膀上一瞧，那銀樣似的月光，直射在自己身上，她覺得自己穿的黑色綉絲旗袍，從大襟起，連裏邊的襯衣，一大片的被撕破垂了下來；——那一定是她脫離時，給那東洋兵扯破的。這時，不但她左邊一個肩膀，連大半個胸脯，都裸露在外面，給月

光反映得一片耀目的雪白。她銳聲的呀了一聲，連忙一手把扯破垂下的大襟掩住胸脯，一手緊緊握住裸露的左肩膀，坐了下來。她下去，又發覺她是坐在一條煩悶的條凳上，這凳也就是她剛才睡的；她對這條凳，感覺有些生疎，立刻引起她對環境的注意；向四面一瞧，她才發覺自己是在一個完全生疎的屋子裏。這屋子似乎是一間破舊的廂房，滿放着雜亂而破舊的桌椅和什物，開着的窗戶，望出去，恰對着幾個鐘頭前屢次想突破雲陣，而終於被擋回去，這時已獲得最後勝利，把遮蔽她的厚厚地雲陣衝開，發着晶瑩而澄澈的光輝的月亮！

「這是什麼所在？」輝玉回憶起從東洋兵手裏逃出來，和暈倒在小河邊的情形，不由十分驚訝地問着。

「這里是離沈埂上五里的小關廟，輝玉小姐！你暫時是脫了險了！不要怕！有我在這裏！」尤杏泉正在躊躇着，一聽得輝玉發問，便連忙很有力的回答。

「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我背了你來的。」

「那麼是你救了我？」

尤杏泉沒有回答。這時，那月亮旁邊又有一片黑雲突襲過來，把她遮住，光線暗了一下；輝玉抬起頭來，瞧着尤杏泉的臉，卻瞧不出他臉上有着怎樣的表情。

（上接36頁）這突被戀愛造成的痛苦（這）上海平淡無奇的幾條路徑，也許可以替你決定一個主意，來突破這痛苦的氛圍，但你也需要堅強些！其要緊些！

孫樹

陸女士的來函：徵求讀者參加討論，或來稿時止，倘接到曹偉先生的來函一件。曹先生的來信，頗動扼要，可稱以少許勝多許；本擬與編者的答復同時在本期發展，因編者期望讀者參加討論這問題的，或者還有繼續來的，因此暫行延擱一下，準備在下期發表。讀者對這問題有興趣的，仍盼在下期發稿前繼續賜函，俾與曹先生函索刊發。

戰區失學青年之證件及其他

編輯先生：

茲有下列三項問題，請一一詳為解答為盼！

- 一、加入江蘇青年協會有何手續？該會在何處？內部組織如何？性質如何？現有會員若干？會員有何權利與義務？
- 二、癩癩症是否能治療？有何特效藥？重慶有無專治該症之名醫？
- 三、江蘇失學青年流轉後方，證件遺失，同鄉會是否設法保送升學？

孟珂先生：

所詢各項，分答如下：

- 一、先生如欲加入江蘇青年協會，請函都郵街郵匯局羊鍾秀先生，索取該會章程，或逕與羊先生面洽。
- 二、癩癩症不易治療，可常服溴劑，但無特效。重慶現無專治該症之名醫，亦無可靠之特效藥。
- 三、失學青年流轉後方，證件遺失，依修正教育部戰區學生指導處戰區學生登記辦法第二條後半段之規定，應由各該省市政府教育廳等主管機關，（江蘇可請省政府駐渝辦事處代辦）或文職廳任官、武職校官、黨團部科長以上之官員二人，持該處印製之證明書，依式填寫，加蓋印章，機關印信及私章證明之。

(上接32頁「丙」的失蹤)

他在家鄉淪陷後曾大膽地敘述過敵人在家鄉的暴行，寄給我。我曾為他送到新報去，那時我住在鄉間，不知登載與否，也沒有追問過。他來信總不滿意家鄉那些妥洽的人物，他看不慣，耐不住。從此以後我們又常有信來往，我告訴他我在大後方的努力，以及大後方文藝的

消息。他似乎很歡迎這些，我也以為從此他可能從文藝上解除他的苦悶，發展他的志願。

今年家鄉有人來說，他又失蹤了，而且是逼走的。據說有一天我的家被日本的憲兵包圍了，可是大弟已在前幾分鐘跳牆出走了。他又到那裏去了？憲兵押着父親在各親友家搜索幾小時後，全城都在搜捕

大弟了。我真放心，父親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受了驚嚇，說不定還會吃了虧，什麼苦頭。再說大弟這次出走據說未受任何。不過我一個做大哥的，有什麼力量呢？我但願別人說的是真的，他也許又有寧願宿。

關於本期

本期論著，仍因限於篇幅，只刊登了王知白先生「戰後中國的兩大課題」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內容極充實精彩，所論雖並不專指江蘇，但江蘇是淪陷的省區，尤其是戰時受損失最巨，流亡在外人數最多的省區，所以別省人值得讀，江蘇人更不可不讀。

值得誇耀的，是第四次復蘇月會的收穫：關於如何吸收及利用陷區游資這一問題的座談紀錄，內容既包括着，財政廳長賈士毅對戰時江蘇財政金融的報告，楊蔭溥先生對於吸收游資理論上的發揮，徐子為先生關於陷區游資熱望內移情況之報告及分析，薛明劍先生關於後方游資壓倒生產事業之聲訴，

有理論，有事實，有消息，內容異常豐富；而陳維蘭秘書長，關於準備復員復興及蘇省建設重心的報告，不但包括中樞及省方對於復員復興工作之準備情況，而且確實預示勝利之必然於短期即可來臨；更為每一陷區人民，尤其江蘇人士所迫切欲聞。

從陷區到後方這一門類，本期也比較充實。徐挺先生的江南陷區見記，既為較新的材料；傀儡內幕的續稿，也已寄到。此外，徐秉權先生的江南游擊史略，亦已寫就一部份寄來，原擬在本期刊登，因錄北五年尚未刊完，改於下期起開始登載。

復蘇茶座中，除范放先生的駁辨粟麥齋隨筆續稿外；更有小官先生的官僚經，包你瞧不到完篇，便忍不住發笑；笑完了又要忍不住長嘆。

信箱中，薛明劍先生也發表了他對於等待主義的觀感；關於怎樣突破變遷造成痛苦的氛围，編者有長篇的答復，都是富有興味及意義，值得一讀的文章。

復蘇月刊

第四卷(第二卷第五期)
三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復蘇月刊社

代表人 薛明劍 賈士毅 孫秉真

編輯者 復蘇月刊社

代表人 孫秉真 李揚平 謝

發行所 復蘇月刊社

重慶空龍門四號

印刷者 新新文藝印刷公司

重慶南岸大佛路八一號

瑞華公司玻璃廠廣告

本廠出品各種日新異之玻璃器皿不但為各式家庭所普遍採用且亦為結婚祝壽移居餽贈等之無上禮品蓋經濟美觀適用贈者心安受者歡喜也茲為便利外埠惠顧諸君起見特將各分銷處地址詳載於次以便各界採購敬希注意為荷

萬縣：電報路二四五號
 瀘縣：仁記和路大什字
 宜賓：川東街
 內江：中山路十一號
 太和鎮：太和街
 自設營業部：重慶民族路特六二號

成都提督中街四號
 廠址：重慶化龍橋正街十八號



禮服
券裝

百貨
日用

呢絨
綢布

支店民族路

分店民權路

青島

紙杯

冰淇淋

紙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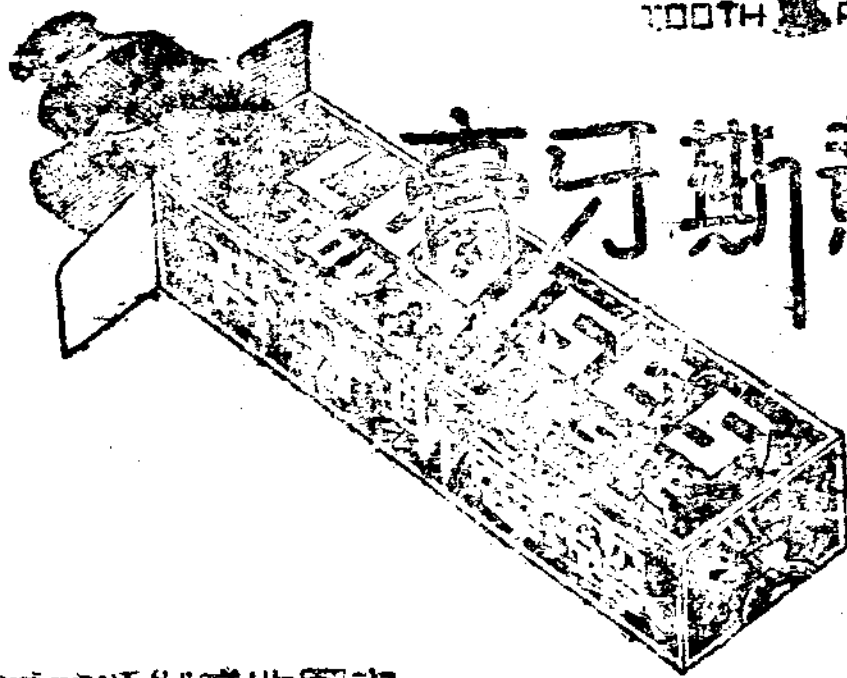
白雪公主

重慶市打銅街四號

重慶幸福公司出品 森林路雙巷子 電話二二二六

LEWIS'S

TOOTH PASTE



露意斯牙膏

中國物產製造公司

重慶市打銅街四號